

霏雪錄



雄陽緇績孟照著



功其賜爾皂游國後何將天也

云賜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

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君共有

考而妄為是臆說耶即為玄玉

贊一玉守世稱太史公善叙事



不言卷之非也史記李將軍列

桃李不能言但以花實感物故

原雖不能出詩能有所感而忠

傑屬姚崇張柬之等或曰天下

桃李盡在公門此其出處也樂天和令公孫野堂詩有令公桃李滿

天下之句是唐人已用之矣

李長吉詩七星貫斷垣城死七星北斗之貫相連屬也垣城指月而言
其意謂七星不斷垣城不死期君之壽與造化同終猶云泰山如礪
黃河如帶身共西泉以七星為劍名夫其旨矣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
碑明年遷者作位即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
發運使及史簡之長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為起復
誤矣宋制街上亦帶青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
也

秘叔夜絕交書曰非身晚起而當聞呼之不翼注宋觀漢記曰汝郁再
微載病詣公身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素羸白衣詣止車門憂遽而
當聞扶郁入拜即中張說曰漢置當聞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侍起
然當聞蓋司門之人也唐李商隱詩云當聞莫報侵晨客又云不遺

當聞報早霜是使此也

僧亦可稱即如支郎之類是也

僧亦可稱若如齊已送惠空北遊云君向岷陽遊聖境又歐陽修送開
上人遊嵩山云丹梯石路君先去之類是也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云哀哇動梁塵又云餘哇微清吳哇淫歌
也不宜于魏太子用之

魏文帝詩所憂非但一江淹雜體詩尋念非但一又契聞豈但一言昨
一端也

魏文帝嘗言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諺曰三世仕宦方會
着衣喚飯本此

古人多用其冠稱頭事蓋比少女也本草葶藶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
少而娠也

故實葦叢也謂用木葦指而四面塗之也記曰天子之璜也葦蓬龍韜

以柳加香于其上平望屋

晉東公誅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而已身

行魏、蕩、豈容讓而誣之哉但因其字而名之曰尼父而已身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為化為鵝則鵝又化為鷹而氣化為鷲則

鷲又化為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螢輝為螢

為蛤皆不言化也

效真效偽狀也唯禽獸可言若記所謂效馬效羊效犬之類原文靖題

黃筌夫容乳狗詩云西旅當年效貢來是也

亟言揮者謂振去餘源記飲玉爵者弗揮是也淵明詩一觴聊可揮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美甚故呼為桑落酒後語說

為桑即又轉而為桑即

洽恰唐人語也樂天櫻桃詩云洽恰舉頭千萬顆通作押恰退之華山

女詩云聽柳恰排浮萍

傳神謂之寫真亦謂之寫照揚雄所造劉敏叔所画三老圖周益公兄

東坡居士周子中乙巳生益公丙午益公丁未即人劉敏叔寫為

三老圖云劉即寫照妙通神

脚婆即今之湯婆溫足器也山谷詩云千金買脚婆夜、睡天明曹文

清茶山又易為錫奴

少陵已上人茆齋六一居士謂僧齋已也按齋已南唐人姓胡氏家益

陽出家于大佛山寺性耽吟詠而頗有應廢時跡詩囊樂山水不事

請禱典鄭谷沈彬僧虛中同時去少陵遠甚歐公一代偉人不應如

此謬誤恐別是一人

戴勝俄任之鳥一名戴雉即頭上勝也

伯稱支即始于漢不特指支遁也高僧傳云後梁塞支兼一名越本月

支國人未造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謙詳出眾經有支亮實學于

識謙又受筆于亮、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語曰支郎

皆見畫古帝王手持一杖過頭首施一物如銀鏈樣因問米子語類云
舊見外朝官以上前導一物用水晶為之謂之主斧

打伯氏吹簫仲氏吹笙蓋伯仲是兄弟之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
謂之仲氏也傳曰叔氏其志諸乎又禮弓叔氏傳以礼許人注云叔

氏子游字以例言則字季氏者亦可謂之季氏歟

北方風俗士女以正月十六日用舊曆日低九道為地乱信以首尾

為如一者為兆謂之結羊腸詩人有結羊腸詞南中亦然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鴈鴛飛又王叔詩紙錢灰出木綿花南中木綿

村大盈抱花紅似山茶黃葉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當讀如丞弼之弼

保身字後漢時已有此語

古人首服多用白如白皮弁白接羅白綸巾白氈巾之類初未嘗諱也

但以疏細為青山之別白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而加飾焉

孔氏自子思以下同用子字子思之子白字子于子于上之子求字子家

子家之子其字子京子京之子穿字子高子高之子字子慎子慎之

次子字子襄然則王氏之、奚且許哉

爾雅山有穴為岫謝玄暉憲序列連岫此用字之誤也惟陶靖節雲無

心而出岫乃不背理身

借書四庫五說不同李濟翁資暇集作瘕玉府新書作瘕履有奚燕苑

雌黃云當作頽滴器也按山谷胡朝請借書日詩句云時送一樽開

鎌魚當從穀說為是鶴夷亦酒器

今人言使酒者為有德是本無逸融於酒德哉

子携學生季英遊何鶴坡隱居適秦生武來語次謂子曰學而時習之

注云學之為言效也某嘗問顧進士觀曰此人學字皆作去聲讀學

效聲相近故勞之為言字以別之德之為言德也同例予語之曰非

也先儒自有成說胡氏詠曰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被

以明此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
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常訓通也果如觀言則政
之為言政也不無之為言有也之類豈亦聲相近耶武乃儀子對始
悟觀之妄也武又問齊毀齊文如何予曰唐君思精學博且又得予
家傳人未易及也武曰顧謂唐君作高氏墓廕記有子孫勃興之語
草木可言勃興人豈可言勃興此不考古之病也子復語之曰此自
有來歷春秋內傳云克齊罪已故其典也勃為又昌黎詩有勃興得
李杜之語此其證也此觀後生淺學正坐不讀書之病及李爾後評
前輩非徒自妄又以罔人子持議之以為後進之戒

世稱丈夫者蓋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周家
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
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嘗見有作簡牘卜地人其中用羊照鶴飛事乃章得象母夫人練氏嘗

治建州一歲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照是鶴鳴時章家
墳是也又孫鍾設瓜三升示種壅地已而皆化白鶴飛去種於其處
蓋其母後權亮休婚四世易時子吳

虞閻光題直古木詩云後王撥俗法蓋江南李後主示書有七字法謂
之撥俗法曰撥塵鈎揭拉摩差也末句云空今沒骨畫乃徐熙子

畫花不用墨筆但以色傅染而成謂之沒骨圖也錢謙為燈

楊鍊屋典顧玉山聯句云書出撥燈侵蘭帖

戶鈎鑰屬也今人亦用之謂之門鈎李益有詩紅樓院尋廣宣不遇詩
隔窓愛竹無人問遣向隣房覓戶鈎

三昧出釋氏書乃梵語也此云詢正真又云正定亦云正受畫峰號云
不受諸受名為正受又遠法師云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
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事
不微

三摩詰詩 載衣學水田謂家謀也按章服儀示條堤之相事等田時
如畦貯水而養嘉苗俾服此水生功德也一作覽覽者加沙葛洪字
范始改從水身其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從色得名亦名懷色衣
皮日德元送上人種藥詩云藥名却笑桐君少按唐臣籍志有桐君藥
錄三卷蓋桐君山名在嚴州昔有人採藥結廬桐木下指桐為姓故
山得名云

箕踞者踞也前漢史注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又唐于西葉軒記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背有抱膝而危坐偃偻拘縮其圓如箕故
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尊如蹲據如投竿
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故然而抱礼法者之所為也

兄謂弟為舍弟杜集有詩舍弟消弟志詩又舍弟半信邑走也雜謂之
家弟亦可

唐柳公綽在大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

見用頗倚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遣右司郎中渭公權也亦
有謂他人弟為家弟者嘗見張外史天雨料如川詩蓋蹟林如川
之弟為家弟

入閣之礼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日常參朔望為食諸陵窺有
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
樹、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街
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街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街
朝也其礼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礼闕天子不能日
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街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
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後然有司
不能謀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後唐明宗殿也便殿也
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
閣

避家諱不為某官者五代時猶然如唐明宗^後在後僉以故事當為禮儀
使后僉諱以祖諱^義而道改后僉祕書監至于今士大夫守之不廢
若國初曾魯得之以父諱順不度中順之階是也

押字謂之花字者蓋唐人草書名為私記跡為花書常陸常書涉字如
五原雲時謂之五雲休此花押之始葉石林謂唐諸書名未見作楷
字者如荆公亦只押石字作一橫畫左捺中作一圓圓詳見燕語

梵志翻着轉詩云梵志翻着轉人皆道是錯作可判你眼不可隱我脚
深樾出是之送文暢詩字者謂兩木交陰之下曰樾

舍利佛書云舍利羅或說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即所遺骨分通
名舍利光明 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寂上福

曰大倫云碎骨足生身舍利短卷是法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
三種 佛舍利推擊不碎半字舍利推試即碎 出法苑 如試舍利于

以重男女爰依可引綴後上

縱橫獎勵也縱橫從火義一也皆音摠勇

竹言上卷自是唐人方言上卷則成竹矣老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作

去聲清昌黎集和侯協律詠筍云庸知上幾番是則又可作平聲清

唐人二聲相通歎山谷苟看嫩香成亦平聲讀

藍舉作平聲樂天藍舉早晚入槐亭是也作上聲藍舉不來乘晚涼又

臥乘藍舉陸中歸又陸乘藍舉水乘舟是也

郵即今之驛故樂天棹華驛見楊八題夢兄弟詩云應有郵亭名棹華
是也

行人之裝謂之裝囊者蓋行者資餉或以囊橐故也史思明執懷恩索
其裝囊是也

世傳七子入關函所乘襍牛馬騾驢而中版亦不寄題者往往不知主
名吾友唐君思士博學強記亦嘗題之云七騎從容出帝關塞驢騾

馬樵山得瀛州學士參差為才八人中一半人似以為登瀛園之才
也予偶聞元魯文貞公伯敬集有題七子園詩曰清輝飄逸事凌凌
七子高風世所仰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是指晉世清
輝之流按豫章黃太史題七子畫曰眉山老古生作此七才子入關
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為題予畫之古尚模寫物象漸昏而後
浪開迹則不遠也或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
丘一壑自須其人習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清事以博洽名世其題
子七止云若此不知又自果何所據而言之耶又虞文靖題孟浩
然像云風雪高堂破帽渾七人因社一人存是則七子乃唐人也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階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
階卑官高則稱守官以階同則不稱行守二字據唐制也
楚辭離騷經第二章名均二物不音韻終不叶頌名音扁迤反均居員
反韵始叶不知如何不音

胡餅今之燕餅也高似餅謂以胡麻着之故謂之胡餅崔鴻前趙錄石
虎諱胡改胡餅曰麻餅細素雜記曰有紫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
其名曰爐餅以為胡人所嗜故曰胡餅也

砧杵之製不同或削木為椎長尺咫許而手各持其一少陵新月猶懸
双杵鳴是也古人以木為杵杵長及肩而頭平拱而杵之張說只知
抱杵搗秋砧是也予嘗見周昉画搗練圖如此宋內府所藏物也

杵字韵書注機之持緯者即今俗所謂筴者是也筴扣音詩通釋曹氏
以為梭者非也韵書注梭織具所以行緯者固非杵矣吾友宛平任
惟本云嘗見北姬呼筴為杵此一證也廬陵張員外呈題乘槎卷有
織女弄機梭杵鳴非梭明矣又柳待制貫文集有双杵寒梭之語則
愈明矣又坡前詩亦有條穿杵之語即指今之筴也

杵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董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

作旧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五屋之名

世傳江南李圭作竹白根至稍拙小者一一鈎勒謂之鈎鈎錄自云惟

柳公權有此筆法黃山谷詩云江南鈎鈎錄最許誠慧會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墉也

石關碑也古樂府石關生口中街悲不得語是也故司空圖題集晉公

華岳廟題名云石關莫教苦辭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劉阮過仙天台山初無桃源字桃源乃秦人避世之所於劉阮事不相

涉古今文人往往誤用之如李涉贈長安小主人云上清真子玉童

顏花態嬌羞月思問仙路達人應有術桃源不必在深山豈以天台

亦有桃花故事合耳

今人以半夜鷄為不祥此說相傳已久故唐朱鵬曉雞詩云雞、嚴城

龍鼓聲數聲相續出寒柝不嫌驚破妙感夢却怕為妖半夜鳴

唐帝居守晚年常有足休之志因署其居曰大德洞命元稹賦詩預請

云謝公自有東山意已向朱門啟洞門大德猶疑感朝市不如名作

羅坤園

杭州天竺寺人傳每歲秋中常有月桂子墮余初未之信及觀皮日休

詩有云玉顆珊珊下月輪殿前收拾露華新至今不余天中事應是

姮娥撒與人白樂天東城桂詩亦云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

閩城當時應逐南風落、向人間取次生

樂天嘗持月齋其早春持齋詩云正月晴和風景新、已有醉遊人

帝城花笑長安春一十年來負早春又有出齋日喜望前十早訪云

三句齊滿欲銜盃平旦敲門、未開除却朗之携一棹的庵不是別

人來

唐李峤標及第後嘗寄淮南李紳相公一詩云及第全勝卜政官金湯

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李峤之云假金方

用真金鍊若是真金不鍊金子戴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唐時婦女局尚濶故老杜北征詩狼籍局尚濶或云言功不蘇局
狼籍而濶耳余北坡司景儒女詞有輕身重梳閣掃眉之句蓋當時
所尚如此詩曰宮中好廣局四方且半額

獄名夏曰釣棠殿曰羨里周曰園土泰曰園園
芥辣古人亦用之記見芥辣必知獻魚膾是也

黃鶴樓以費祿登仙騎黃鶴思此遂得名一曰費文禱

王安石一日與明道論事其子雋逐跪持婦人冠以出問曰通論何事
安石曰青苗法阻不行故也伯淳計之其子雋坐大叫曰莫辨琦富
則致于市法即行耳此事怪甚其子如此則安石為人可知矣

司馬溫公偏地繼時手業績常止故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頗寫書久未
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進爾溫公聞之遂急結束了故五代多繁
化小人害事往如此

宋淵聖登極三四日後昏霧四塞說者謂耿南仲邪說蒙閉之兆

書之中箱本起於北齊衛陽王鈞常手白細書五經並中箱中諸王身
効之

予性喜飲酒因讀李長吉詩云酒喜漉春灰陸魯望云社酒反香似
去年乃知唐人已有好之者

張外史伯雨竹枝以瓶高竿塚用瓶酌飲倘瓶屢卧語也

劉義符韓愈常文之全為卷墓中人物禮而走之陳長候陽城始請月
休嘗稱其飾帛之美月有獲馬

唐茅山紫陽觀主靜先生研秘書而河東柳謙撰文李陽冰篆額大理
司立吳郡張從申書謂之三絕碑又魯山令元德秀篆碑李華撰文
顏真卿書六李陽冰篆額謂之四絕碑

柳州集禮部賀嘉瓜表測東觀察使賈全可進越山陰縣移風碑百
姓王獻朝園心產嘉瓜二實同蒂園今山陰縣十有八鄉無移風碑
而小江北止有清風知忠安昌鄉相美鄉有寺俗名移風印寺

也豈後人所改歟

前人墓誌亦有言墓石者白柳子厚亡時在氏夫人墓誌墓石之始也
凡誌于墓者除唐墓石加于其上用數附碑陰之義以誌石而書焉
是也

東坡嘗有文身蓋身之日蓋公在蜀時以鉅竹尺許裁為履筒謂之文
等在海州歌諸家酒于一罌謂之雪堂義尊

柳子厚公綽之伯父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謂其子溫曰保養
此光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與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為公綽字又喜
得字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
喜怒氣海常溫耳

明道先生嘗燃一僧寺夜開祭、有聲命火燭之乃置於佛厨中銜一
書啟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而納於佛厨明日召塑工
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室有光以為火龍趨撲之非

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處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先生服
之先生曰吾後中安可若此一道士微傳之比至先生已易質矣

慶曆四年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
余請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六千二百
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廩制度狹小不足以容
詔以館廩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
直誥祿後五品服

慶曆四年十二月遣尚書員外郎張子真充冊禮使仍賜對衣黃帶銀
鞍勒馬銀二萬兩緡絹二萬疋茶二萬斤毋以漆書竹冊籍以天下
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纓

夏國使至京許就驛館費宴坐梁殿
說文補王者布德大飲酒也 出錢為贖出食為贖趙武靈王城中

山崎五日是所起遠矣考文本紀漢傳三人已上無故群飲罰金四
兩

宣和間某庶民稱龍天君主等字

宣和三年的花碑雖有其司成以下官天下合法皆罷漫耕舉取文照
齊課以八日試經長十八日試論二十八日試策

宣和間學官故節所三亦四錄其食亦僅室七選新八集九學門以所
故教亦故聞

越絕云秦皇東遊之會稽以正月甲戌刻大絕會都亭取後唐峯石長
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三寸東面廣四尺西面廣六尺寸刻於地東
山上其道九曲去地二十一里水徑云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
在山側米言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雲為主簿以山上有秦皇
石刻三句一約多作二句讀之並不詳刻又有字皆不詳蓋取史
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

姚令威叢書云嘗上會稽東山向秦望山之巔並黃節無樹木漫自小
道別至一小俗名鶴鼻山山頂有石如屋大如二碑於其中文皆為
風土所刻隱約就碑可見缺處與刻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峯
石次亦始望之力不能拂于石中此山險絕罕有至者

張守節文記正義云會稽刻李斯鳥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集今文字
整頓是小篆也

山谷次韵錢穆父時松扇有云可憐連度帽清涼蓋馬句魏漢時從主
萊即受朝服衣帽築小城置漢朝服衣帽其中名此城為憤漢清東
坡亦有和張耒高麗松扇詩

樂天崔晦亦得陵在悔叔與琴約甚清而家善發授秋思聲甚清故公
有絕句云清夜調琴忽有情破陣詞懷憶在卿何人解愛中徽上秋
思頭邊八九聲

元稹之子名道復續歿時甫三歲

湖州磁湖鎮道士張即唐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者也顧亭公其鄉與
志和克善公初湖州時與門客會飲唱和為漁父詞志和首唱云、
真卿與陸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連相得尚

胡穆秀才遺東坡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可以覆而不礙疑飲器
也有古篆五字坡亦不能識

東坡嘗作茶論曰除煩去膩一日之利暫佳積氣侵脾終身之患不少
公惟以淡茶飲口燕閒餘肉因而視去且燕性便苦澀之藥愈堅以
故不欲茶一日因往淨寺飲磁茶七葉有戲書懸師壁上示病維
摩元不病在家窮道已忘家何須禪帝一九葉且畫盧仝七椀茶

紹興即舉數校廢君子室三大字宋終了翁所象其先本趙氏室頗流
東坡東小室支以為作洪云中教授王俊華見之舉致揭于此云
楊庶夫先生之母夫人字華神人授金一校衣之遂嫌先生先生文章
事業為一化傳人宜滿然先生存錢君思復嘗作執詩云生前母

應金錢夢元後人稱錢富仙

龍虎山道士共善洲消余曰虛即春先生白雲其母夫人字夢羽人騎
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岳真官寄汝家養之既而後先生

康文靖公初善寫八分未工在 時陽稱疾謝客一月不下接後出
以示人無不嘆伏

續之從祖、父廣信教授府君好鼓琴嘗善一雅友琴以自娛府君卒
因亂克流落人間錢唐施房時牧州子一也世以知琴名余嘗賞之房
昭曰實良材也今在吳中士人家云

丹崖唐先生首一紫小冠皆有銀梁若剖竹竟視不知何制度也先生
銘之曰取之奇越余歸四方爾携昌余詩

宋朝以文德殿為正街元以大明殿為正街有迨春閣但有琉璃瓦飾
樓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中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香隨其形刻魚獸出流

波濤之魄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初無人以花藥石刻印者自山農始也

山農用漢製刻面書印甚古江右熊中節所著頤野然文皆隨俗見

山農印大喚服且曰天馬一出萬馬皆喑於是直棄所有

柯博士九思在奎章閣嘗取秦漢以還隸印子用越薄紙印其文前作

片子帖稍成快或因其樣如舞亭俱印及紐四環之類為二卷余嘗

見之

永樂己丑八月虎入越城之蕺山指揮使王斯道命軍士持殺之

於腹書字不恒久近年作者殊函券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

伯可謂向翰林出書畫先金花牒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神不全

六一證以古人於藝必精刻尚後若此刻自莽者乎

富春寺碑文乃洪武丁巳夏一初仁公住持普福時所撰命紫芝書于

時寓吳山普光精舍實見之錄書以作鉄岸松雪者偽身

吳興富家某氏酷愛松雪書畫重購而蓄之積至三四篋至正末盜賊

掠劫某氏為其子曰吾家貧賤頗豐而蓄不能全必棄之慎勿并此篋

中物也其子謹志之他因避亂浮家往來一日聞篋視之皆松雪遺

蹟乃大悔歎盡身之時掌事人在側曰即若苟不欲願乞鄙人送與

之身近僧寺後為寺僧日東生所有日度藏之遇佳客時出玩其中

一硯可二人餘術可二尺石色如紅瑪瑙四緣皆刻作蓮華瓣名蓮

葉硯本一富人家物公見而愛之管夫人以銀器數事贖之富人以

獻公極便揮酒亦為日所得洪武間因四禱皆為灰燼惜哉

滁洲清沈珠菱潭本名符溪避揚行家嫌名改為菱

滁之琅琊山有六一泉蓋公守滁時名之也抗之西山亦有六一泉在

數思院孤山之北公未嘗至抗僧惠勤思之故公因名此泉

江西甘梅先生通五經四方象學者甚眾一日其徒有行堂御史者

謁先生于家先生歎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飯罷唯

惠湯參飯而山先生曰御史生噴此者第老夫易辨身口占一詩界
之云惠湯參飯升日暖參飯葱湯也可博試向成樓高處望人家
處未吹烟先生之老味矣

熊太古先生在成都日初未嘗有所指教諸生皆易之彼一頭官見先
生驚曰先生乃在此耶因請說學先生正襟危坐論辨漢、制析官
與治無餘蘊諸生始嘆服謝曰今日乃知為吾先生也

洪武甲子冬眉山蘇太史伯衡自鎮塘校文回至尊館于郡序余與夏
元賓七弟巨唐應士謁之先是太史與王先生好問錢博士于于王
教授俊華坐于中而面而司訓余師堅張房輝王君益坐于東序而南
北太史以高揖元賓坐坐元賓謂嘗請益于松蘿好問先生別錄

回拜乃共余四人坐于南序東而北上、一時人物之感、揖讓之禮、
容和樂有三代之遺風焉

姑蘇太平橋張茂卿家有故元諸名公合手作文會圖一巨軸定奇物

也或于以直松邊伯宗畫墨竹張叔厚西人物王若水畫鶴倪元
直遠小趙仲穆作小序李于索書時王允中在筭六列名其間

至正間歲大風民以荒闕朝廷遣公持之信然秋稻後民仍以熟首
于公、不可曰汝百姓不知耳此指花而不實得之雪花冬則六出
至春唯五出是歲果饑

元帥鍾濟美公歸若水予從祖叔父允善之外祖父也居錢塘西湖之
昭慶灣第宅百餘間乃故宋謝太后飲涼亭如局壽堂百花堂一碧
萬頃堂湖山清觀等皆宏麗特甚又架樓亭水中每元夕諸堂皆施
玉色簾被華灯上下輝映極為偉麗士女縱觀連曉、蛙僅牽往、時
道簪墮珥

元帥夏公之在西慶聘請以僧樂送送者至第數止過第如初後遂為
故事

戴君伯庸個院士也有大志喜談兵言論風飛雷厲者志倦嘗云人

生一飽之外亦為長物至正末居姑蘇貧甚至于割菘而爨樂耕而食春政董公持膏君故人也時持 湖福州兵道由姑蘇造君袖白金一錠餉之君受而不辭遂得以給朝脯友人有所急者君持其半與之其度量如此

管夫人嘗用銀朱筆畫懸崖竹一枝榜康夫題他句云個得珊瑚枝柳向貧營谷明年錦綸先春風生而日

紹興山陰縣西北六十里有仙人洞在越樓峯下乃九江葛秋岩履龍遊息之所履龍蚤年嘗入匡廬學浮屠法稱瑋書記不樂還歸休放浪江湖中名公鉅卿酒徒劍客往往多與之遊好為詩落筆有氣概過風日清美余苟與遊天衣雲門諸山岸噴搜襟條然如畫中人物年逾七袞觀面垂頰終歲不澡沐肌膚清潔衣垢不宅蚤虱化走王君理得函其骨于石洞仍鐫石為肖像并一鶴于洞中至正末為盜所發至今稱葛仙洞其寄漁翁江南野道人又其句詩云

徐秋雲字洞紅錦只孫團曉風是以只孫為織成惟悼之類非也元政事親王及功臣常侍宴者別賜冠衣制如一品之只孫如阮翁貢公趙康訪家傳賜金文只孫一繫是也又有縑皮傳金為織文謂之幼赤思承旨國語也只讀為和

秘閣石刻本新昌石金紫家故物會稽唐房常丹崖先生之叔父也嘗欲拂一本不得乃發憤曰我即得此石當與好事者共之後石氏求傳房常身貴賤之仍顧工拂旋達官過客求者甚衆而房常不倦願以此託其家云

余從祖父廉使府君為御史時到奏殿中侍御史哈麻及其弟雲、深惡事三上忤上欲殺之時海言樊時中苦諫以為自古無殺諫臣之理如上必欲殺之臣願細印綬以披上意稍解

樊公時中為浙江泰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卷公之志可見矣至正

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邦
生中公矢盡竟死之

述古伯木爾公幼時嘗有所執而入鎮而王見而問曰汝手中何物也
公曰別春赤 持白紙一扇連夫木爾愛而取之別春赤者國語謂
吏人也王不言久之曰是子他日必眼黑也眼黑猶言介墨身及公
鎮湖米饋于貨

客省大使哈刺律善噴右丞潘公嘗遊早飯道北羊背皮一燒燻一東
陽酒一燻餅子一箸先割羊膻肉捲餅食盡却以餘燻下酒飲盡又
以煎魚一巨甕喫水餅二器至正 七月間於官舍坐遊時天氣
甚燥浴飲坐食中三日容色如坐觀者噴

吳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而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
孔子也公跪于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為文公退至殿階一跌而寤公
思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 王曰汝事二使以上

既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

上晏駕上都某

欲竊神器偽使者查詔且宰相等在左局以卷之衆無語公默省
夢中語乃進曰假下為中令監國宜即大任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因
璽在上都乃臘為天子印章頒諸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偽使者殺之
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赴大都無所遇貴及以后時臨川危素為
翰林學士居鍾樓街山農嘗見其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
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鍾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
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諷氣自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
危太僕也

山農居大都既不過惟落、自放嘗謂月魯不華公曰余欲買一黃牛
乘之翻書角上以遊會月魯公而蘇傳聞士大夫間或有燕市騎牛
之語而實未嘗騎也

康伯可工長短句其為人備見于其友吳興 君所為引謂其少時性
豪放^蘇疎^蘇大為不可羈及揮毫劇談浩歌滿飲發為詞章秀潤風雅
靖康間攝淮西帥卷嘗上中興才策不報而後落詔吳越間抱志
併以詞章自娛且曰吾必追漢晉風流唐宋諸賢非我師也嘗以
小詞促蘇養直赴雪夜溪堂之約即醒如兒令者是也溪堂在荊州
蘇公報事其畧云自秋晚迄今凡三作書并酒去今日雪後方奔報
并以佳詞見招數十年來無此風味某已裝酒上船來日若時須有
月若溪堂開橫笛聲即我至矣所謂美掩溪門真成一限奇事于每
想像二公風致于言此詞并後湖書語與好事者玩之

尚書貢公既齋先生至正壬戌督漕于閩之三山逾年召還時風飄未
順替居城西杏嚴寺因故臺基增築之名曰高風臺辨章道隱公以
錢為公庀工亭其上曰鳴風亭又得古泉于臺東曰西冷泉時劉君
子明建其齋中從公遊公又有秘書之命北遷劉君移生祠六相于

臺東仍持土肖公像事之題曰思玩齋蓋以公素肆玩圖故也又益
北軒曰樂善齋公平日宜遊皆有行窩若雪月若烟霞若臨軍若乘
春者是也劉君又作白雲窩于樂善齋西且求時賢題詠以寓其悠
然之思也非獨公文章德業有以系劉君之思而劉君父子奉以不
忘于公者何其勤且至哉劉君系獲交焉惜其子^已蚤世予不得見
今于家藏公文素若干卷則乎中乎錄也尚未定中乎庸道

洪武癸酉予寓蕭山夏忽有河魚之疾飲食不入口者信宿矣忽聞君
尚謙偕會稽文學修履元來訪予強然欵坐久之修以如京告別甚
急周獨留共酌是日疾遂已昔者撫輿詩旨能愈疾况個倪士哉

元末有隱君子張南榮者讀書善鼓琴時軍師有慕者一見而不可得
者使數至君始往見之且曰知君好于吾固欲相識君為作秋風亭
阜等曲通師亦作聽琴醒然起曰吾病去矣自後遂隱

天台王中孚嘗閱佛氏書以朱筆鈎其言人問之曰作釋氏文章備用

故身

顧過改之，余先于同門友也，其弟過之不憚嘗因事而犯改之改之，言
笑自如，但云意不同，身何必怒也。其弟喟，愈喜久之，亦但云便是，
意不同，身終不與辯。

魏國李文忠公孟字道復，跡秋谷，至正間未貴時，來官遊京師，于先君
之外，王父中官平章孟國楊公諱吉丁，一見執器重之，薦之裕宗，裕
宗崩，公乃廷致家塾為諸子師。

段應奉天結性清廉，食不過數合，積少則不能與，必令婢償以換其背，
背尚不能安其寢，如是者十餘年，人之體有不裕，欲人植樹之，雖古
人亦有之，白傅詩云：小奴植我豆，小婢種我背，言老病也。

周左丞相琦在姑蘇時，聽事中惟設一椅，餘無坐榻，獨楊孟載坐，始索
坐于諱論久之，乃以其門客謝某偕坐，其小的從容。與相乃休
高李迪啟嘗為魏介之參政，門客時唐虔啟前寓姑蘇。坊每日

夕介之以一牙鞞馬送李迪，時任唐所居房，必須具酒饌待之，李迪
遂繫馬留連，聽咏畢，至鼓絕乃無夕不，時憲士侍側，飲間錯論。

歐陽文公去歸于鄉者，慕交訪公，應接外，一日令鞞馬入陞巷，問某
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獨見，故答其意，
身前輩不以德位自高如此。

吾從祖，父敬授府君居蕭山時奉。公出為湖東廉訪使，道蕭山
拜府君官自縣令以下皆來候，公府君以次進坐，自坐門東，時尚右
奉。公侍立府君側，親為下茶，執子弟禮，令曾不安，唐公曰：官人輩
坐坐，此則某叔父家也。

奉。公為御史時，居錢塘，磨如坊第，聚訟公為以應奉翰林代祠至杭
一日來訪，僅馬甚約，門者易之，不為進，名公知之，急策馬進至清河
坊，友之乃延，坤判羊設席，盡歡而罷，潘公責奉。公召門者杖之，
趙松雪神吳興嘗見夫婦搥獎，身以為活，公議其人問之，因刺然曰

我亦食尔夫婦酒飯可矣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第後
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為得所惟憂身後無餘形之具
耳公曰我適行聞德查章聞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園之神
速持書俾夫婦習以為身後計其人持至路脫檢好事者以寸許購
之

余尚書子年在越中嘗館於文獻公于竹溪荷游之行公正撰文思屬
聲如怒秋尚書醫問之知為乳產咄咄呼亂其文思身

吳人有稱雪卷居士者書利謁趙松雪公曰青蓮居士耶香山東坡
耶吾今未聞有此人也不許見公一日送客不覺出外門見一人伏
于地公驚問之為躄不故言但致願見之誠公徐曰尔非昨來雪卷
居士者乎遂呼使入替見之札頗豐羊酒茶餉又出擲筆而授王右
丞雪卷芭蕉一幅初獻公未言公遽曰尔來欲吾題此画耶濡筆題
而歸之其人拜謝而去公為人敬慕如此

句曲張外史而嘗求黃文獻公

文久而不得一日公來訪外史先

係於書齋設文房之具甚精微乃延公入坐外史始以它事出公默
坐久之播筆抹文頃刻而成

宜典無錫歲歉道途多瑣時官于僧寺假鐘作糜食飢氓僧閉門不與
曹文貞嘗有詩云編衣終日誦慈悲蟻傷生亦被局一錢高懸萬
人命貪嗔當畏老天知又云珍氣無情若降灾飢民往々如鮑微
軀不惜填溝壑速我生前布施來可謂深于其貪狼之病矣

濟寧政老十餘人奉王先先生其一人之問居寬衣博帶以木綿製短物
鞞厚底柱過頰杖脩眉如雪長髯垂腹容度舒連談論雄偉儼如商
皓傅正

蔣氏姑獲巨家也育子甫八歲欲為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札是之先
生不屑蔣亦跌宕者遂辱此鉄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
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携賓客妓女以文酒為樂謂蔣曰能從三事

則可帶不且計也一無拘日課二實行樂賞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
將欣然從之錢崖克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于時

元解章抗不華公疑重有廊廟器善調研菜新唯素食常蔬三四日
春冬以薑同豆腐作羹秋夏冬瓜羹不御魚肉午乃進豐饌

公出蒞江荆時常以盤薦一物覆以黃帕置案上人不知為何物乃其
宗所賜玉尺也若曰玉有溫潤剛柔之質尺有方正裁製之體以表

公之德是以恒置于前示不忘也泰政某因公如廁于操史索觀之
訣墜地為三敗惶思不自安公出具以故告且謝不諱公神色自若

為言英宗眷顧之隆而心方進德未能之意以其一與泰政一與操
東一仍置盤中人益伏公雅量

固初宋學士漁以文物雄視四海曾札部魯博覽群籍談論風聲雷厲
嚴峻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
指二公也

括蒼張彥芳清敏有治才洪武間嘗為令吏民伏其能時縣事煩劇
夜燃燈閱吏牒雖百餘日視手札頃刻俱了喜賓客公私往來徑其

已者慰問館穀不失一人時李盟介石為丞才少劣於張亦理急
以能稱稍不如張意張即厲聲責之李避席立令前張怒已李長揖

謝罪往如此可謂厚德人也張以抑甚強太甚衆排禍害之後李
亦以他事譴成荆楚終夜手不釋卷亦以守正不阿迂權門罹禍死

惜哉

太守李公益 人洪武間在郡父老入見公曰非朔望且無
且無他諸公何自來耶父老曰有某已罵公某寺不忿將來想尔公

曰父老輩是矣彼非罵我也父老又曰指公姓字而罵非敢誣公曰
與我同姓字者知幾人彼自罵他人非我也雖然徒勤父老持一茶

而謝之人伏其度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由批又謂之御筆皆由夫人代書而所

謂御寶批者或上如或曰夫人批官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前筆迹遂不矜予物承先帝得執訊權播紳先生前每遇題品更相推讓不肯相高雖老成亦如此吳有敬上人者嘗出收羊圖求先君題先子刻紙作小片子細書粘在上微因求書之先君曰此名筆也俟觀者疑之乃可為尔美慎之也此年後生小子一有卷軸不問畫之珍秘何人品題遽尔大言亂道廁于其間河人好畫惟不知愧大可笑也戲請錢孟長好事會稽王山想為作過瑞梅一小幅徐始畫負面湖王阮竹三先生唐君忠士暨予各題七言絕句其上孟襄甚瑤愛之嘗懸書室中一日孟襄出時一先生審其所於紙深處亦題一絕孟襄初不知及見大為悞恨亟欲刮去之此可為不自知者也昔太白題勸州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在顛題詩在上頭印卷先天觀圖云不足三年不題句卷中為有范攄詩新學小子可以為戒

須溪劉會孟凡題識書畫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執易別宗太史漁云

虞邱蒼之子阜門初說時邱蒼方入朝至阜門通問之故以為名重正州因預卿里死于江西寺僧為行狀贊之

熊子仁名僧故歪頭茶酒之子建寶帖木光丞相之甥草書學羲獻一童以小篋負文房具自隨嘗執筆畫馬絲不用界尺細直而勻與大璞死公文善

集賢西海粟博學強記一日過宗于處子處出其素視之馮疾讀默識遇佳句輒朗誦終卷而止明日為子處序之一揮千餘言昨所讀者概表而出之次第不差海粟平日豪雋亦可樂見矣

坡公時能持儉與李公擇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治大要是慙尔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顯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口休之德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又與王定國帖云

須少儉者能用錢物一足遠地恐關之不堪二足災難中節用自貶
亦清實長福之一端又示原入雖不絕痛自節儉每日限用百五寸
白月朔日取錢四千五百足繫作三十環挂屋梁上平明以畫杖批
取一塊而藏去畫杖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可謂至儉然猶每日
日一錢比問物賦收之此公平日自謂長策不敢獨用而嘗告于朋
友者予雖樂此然時一犯戒乃伏公力量不可及也

決生楊君居吳淞一日路義道招領仲共與屋同飲以瑤花珠月二妓
糾帶因奉酒微詩令白詩不成者浮白蓮杯三屋詩成滿十小珠有
價花開第一玉無瑕謂二妓之人仲嘆嘗有百花能賦山皆楊拙屋
與賤叔辱遜于多成立遊虎阜以瑤花翠屏侍行儀以雷霞不果屋
寄玉山詩云挑花港口小堂煖樓身楊柳隨風揚翡翠屏深未肯出
瀟灑直待踏春陽末云小室約伴合吹簫解道江唯玉小珠有思致
其畧云仙人手揮白玉觴雙侍女歌春陽一屏而聲電出而有于

鶴蓋以鶴比房成之人有和車谷三聲四聲未成曲朝未更約道送
遊月底吹笙踏踏可謂一時人物風流之盛也仲瑛有玉山車掌
屋又有書畫船亭燕頤仲瑛李仲康為山臨花賦句詩云鳳管新絃
小步搖車畫船依倚鏡龍劍楊眉遊粉蝶何由從宿臂上守宮猶未
消楊玉笋行春歡富窈窕金是舞雪步妖嬈頰春風吹醒瑤花夢鶴
背何須廿四橋楊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
有張性虛者嘗泰東門老其法身守下丹田為鍊之際下田結塊痛
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淚

樊昌高八合家軒墀之間有危數牙生有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
危骨偃偃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草席而居其頃產一子首有
兩白角鼻孔昂頭類河謂夜叉者蓋產頃依止土偶便棄得此形

陳白雲家蘇樓門推決明家人拘以下茶生三言曾短而陳而王氏女
甥亦歸于曾儀之兄會稽氏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息族者
會稽王 家惟于曾生正間因于德從門戶寒露一術士以六物
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過甚辱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
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鍊作六卷
俟身而遊運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燻炭滄之湖則盡以水如是者
一月別以紫投之釜中皆成銀王以此與之厚贈其人別去期不再竟
不來矣推其益大何殊而所得之似即筮也富家弟子愚然而貪為
吾人悔意如此大可為戒

木蟹不可服刺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慈其食味遊成病頓其父得
一方以木蟹煮猪肉食之其功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慈人不謹輕
信妄為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為君文誠得方書一紙亦載此方因
評註其事于左以為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傷過人以藥傅之童子頭痕不可忍從接見血至以頭觸
柱至死竟死蓋其藥有毒見血即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越及生者嘗為山陰史時亦衛官子弟給符出州縣後民間皆產及與
字文書某衛某官之子某至山陰知及妻美而能伴與及安強其妻
出見悅之設事誣奏及推出入官物及竟死非命喜果配誣者礼女
子出門必掩閉其面有理也夫

君子其借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此王伯
厚甫之言也觀此則貪淫褻就汚任者獨何心哉

朱子嘗云人不可無戒慎恐懼之心在于說危下解牛神妙到即心必
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感余謂人事當慎不快便
跌了只一快字包多少利害在裏許

烏雲之成多矣而天定為元月令先雷三日春木解以今兆氏曰雷將
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定謂其續天威之令人生

子而移壞體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為人父母者宜識之嗟正
雷風烈必更宜有是矣

前漢長信少府禮長卿於許伯仁屋中為沐猴舞蓋寬饒勅奏唐祝欽
明為八風舞虛靈用吹曰五經掃地香謝尚為鸚鵡舞宋鮑某公舞
始教無人談得何邪多註補

世說陸北拜司空曰以我為三公天下無人矣又鄭祭拜相曰欲後鄭
五為宰相天下事可知矣後世庸材以直祿據頭位者幾何人使聞
此詩安知不內愧而而頭發赤哉

唐李義山以碧簪煮鴉為殺風景曹子建七啟寒芳蓮之采芣與鶴
亦可謂殺風景矣至于張協七命并穴之繼斯不至乎然風景而已
記曰不歸不卵而鳳凰卒近世規并吹之由者多矣鳳之不至宜哉
山與水本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陶靖節百世高士也其達生死忘榮辱非纏縛世故者所可匹也自作

祭文執詩正做此以寫胸中之廓然者身宜真以樂于中哉黃秋哇
翁嘗自書墓誌松卿任士林故實跋其後云老哇前閱世熟矣獨死
生未有所為手為誌文以遺其子介亦達矣然東坡嘗追誦劉伯倫
以為未忘骸骨者翁亦當一咲云予觀近世好名之徒預誌執筆者
少已多自誌其墓又往、後當世名公碩儒為交友粉澤之以誣時
乘予每見此等未嘗不為之甲頰汗背也

史不足信久矣董狐之後不復有人焉司馬遷輕殺身成仁乃不為紀
信立傳視左氏彌下筆衆之戴固已失之矣然以私害公者不為不
身晉陳者為武侯佐嘗被控百下後論武侯云應受時譽非其所長
又嘗覓百斛米于丁儀之子不與竟不為乃翁立傳若此類甚多予
之鼻祖長馬牧府君享金武元有紀信節其事兩、元之史臣修述
金宗史責賊于吾祖父御史聚諸族謀成曰吾始知社事願且史筆以
勸善懲惡為務為一代之信事而可賂耶即與之安知後世不為口

實乎遷其終不得言嗚呼以此觀之視聖人解任嘗罪人身神修創
公嘗有詩亦紀錄外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若將字論心術
恐有無窮受屈人言其名官乎

黃秋江者與秋谷有布衣之舊一日至京師謁之此時秋谷固以詩曰
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此名君笑我伴食我懶君

以前嘗云此之以屠場為身官僕以為命官平生得時譽皆以此屠場
且官也予身命官雖斗宿雖不望二公之譽而始寔信之是必屠場
所致也嗚前豈欺哉

文字有簡短而意思無窮者如荆公讀孟嘗君傳凡八十八字而文勢
四轉老泉名二子說凡八十一字而文勢九轉字數愈少曲折愈多
議論明潔筆力道健非老手不能到也

古人文章有用字繁不為重複者先草嘗論之矣如戰國策蘇代白齊
獻書於燕王一賦尤奇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

曰臣者非獨燕大夫將不信也、戰時輕信、用將多望于臣、齊有
不善將端罪于臣、天下不改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改齊將與齊兼
言也、之所重者重也凡八十餘言而用字正安七將守文勢曲
折語之不觉其多亦立文也歟

史記漢用位敘行下籍長魏列傳凡而見之餘所見尤多

前華所談神道碑文高事蹟只言九年二年三年累去不再言某年某
甲子或事在不年春夏秋冬則言某年春夏秋冬如此言則易見不
言某年某甲子亦為言甲子有改移故也亦有累言事蹟而不言年
者况甲子乎史記孔子世家某年下又言甲子蓋聖人之由曆所當
建故如此事難以為例始費徐先生云

古人文字有同書一字而辭不相繁者如韓文公敗陽山令李翱作行
狀則曰出守建州陽山令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
命其子望南持正神道碑則曰行為建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

先生氏字呼其子孫祖無擇表州廟祀則曰貶遷州陽山今在陽山
有善政既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辨名唐書本傳則曰德宗始貶陽
山今有愛在民以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其論佛骨表李翱則曰佛骨
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項以祈福者皇甫持正則
曰漢宋時伏術祀佛骨士女無願傾城祖無擇則曰佛骨至自鳳翔
百姓大仇虜為奉傾京師唐書則曰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
禁中三日乃上佛祠王公士人奔走快頌至為夷法灼休膚春珠貝
騰香道路

唐書士補頌是學晉傳云月簪舞歌文法詭野實一法是學柳柳州鏡
飛文法禧山采樂圖賦是學孔維圭北山移文法此又是將古人
文字步驟音節畫定振子做

元以明善學莊子觀其虛室擬程亭守作可見

蘇太史伯衡善學人文實如周書補七補范宣子後鄭子產輕帶書師

徐漫慎守則相似古人言語辭理皆到

吾友蔡惟中謂子曰蘇平仲文脫不待他家縱橫氣質

元問問學士後單加封孔子制云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

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備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謂事嚴而語不

介忠宣公開州加封孟子制云觀乎七篇之書奉子效君澤民之心

深乎故本塞源之論尤為親切

晦菴朱子亦嘗戲作神家語跋周易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云
退傳精勤小物無不入于其間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即是非相且道
二公用者是固是別非懷在此卷中直下為得不妨奇特如或未嘗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卯氏聞見後錄云子厚書跋太尉遺事云吾輩吾頭來矣宋景文公脩
史曰吾輩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輩頭者何人之頭耶眉山

蘇太史伯衡作唐虞本有塞法曰尤工篆楷深涉筆意卷謝元功
指筆意上曰此書似關二字惟中魁士問關何字元曰曰當添古人
二字不然許何人筆意邪此即吾輩吾頭例也二君服其論予謂此
例短有之如秦華服夢協服七語五日三省吾身孟子戒善養吾浩
然之氣之類特未有人指出耳

臨江守李侯個為師使者所勅他使者力辭其後終於大官嘗得
其家求于臨法中無及臨江事太常博士柳公貴曰若其事而白其
味事豈可沒乎其子乃嘆服此紀事之法今人有歸其事遂隱而不
書反不白邪

前輩文章大家為文不却改完今之學力淺者遂以不改為高歐公
每為文既成必自策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粘
之全壁出入觀者之至尺脂單簡亦必立索其積累如此每一篇出
士大夫皆傳而誦讀惟亂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

鄭子經衍極言辭極高古是學法古文章

欽趙訪云袁公伯長問於先師康公伯生曰為文章何如康公曰子淵
人也子欽知為文當問諸淵中危者子川人也何益以知之袁公曰
危者何用知文乎康公曰川人之危也麓塊而大湯醜而厚薄非
不果然為飲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淵中之危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
皆擇取柔甘調其滋味治之有方而飲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五味
之和各得而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為文之妙惟淵中
危者知之袁公斐然稱善

晦菴朱子因熟讀孟子知作文之法

詩文不取改少陵六一二公皆一代偉人初作未嘗不改如少陵桃花
細逐楊花蕊黃鸝時兼白鳥飛有得其手稟初作桃花映共楊花
後乃更定如此公嘗有詩云新詩改罷白長吟
此類是也又有詩歐公醉翁亭記稟初云滁州四面有山景數十字

後只作環滁宵山也五字而文意自足蓋公平日作文尋常之場度
全非觀之改正蓋昔方出示人三公以詩文雅視海內所作不能無
改定今之流者往往仲依潘岳一揮而就自以為佳其妄作如此
又從而絕道之大可發笑有人得白傅詩草數紙懸置塗抹及其成
篇皆與初作不侔也

余讀城南句朝饒已百態春眼又千名初若不經意者及讀文選陸
士衡詩有海物錯萬類陸在尚千名乃知韓孟師陸語也殊不知陸
治人出於街而都賦曰酸甜滋味百種千名

齊東野語謂杜少陵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余按公詩有曾閑朱謀北
手間或云當作政又有始戲蝶過閒慢之語故蔡夢弼曰豈非臨
文不諱乎

王駕晴景詩云雨前初見花間葉而後兼無葉底花蝶蝶飛來過牆去
應疑春色在隣家有無故意思荆公臨川集以初作不兼作全蝶蝶

飛來作蜂蝶作却改此六字殆壞了王駕也漢德又從而粉飾之
誠可發笑

昌黎七言古詩句法有以上三字而下四字成之者如送區弘面師云
落以斧引以繩微差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時若廢微是也五言亦
有以上三下二為句脈者如徒來轉在床之類是也

五言古詩昌黎以上三下二為句如徒來轉在床之類是也文選有出
郭門直視則昌黎以前已有此法身

詩云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既者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如歐陽修
題王明府郊亭云山城要得牛羊下便文身詩人之詞宜拘常例我
詩有近鄙俗而理足以動人者如白傅思子堂有感二詩云曹家机上

開枝柳尹氏園中見撥蜂但以恩情生陳解何人不解作江充又云
聞生慙慙生亦何異終生疑阻中但使武皇心似燭江充不敵作
江充嗚呼使漢武早聞此語則望思何帝而築苑

初時君曰上詩家亦有有用者如老杜集后不樂上為忙張祐四望秦川
上林愛泣話伶官上許坤地子偷行上客隨其說夫人上涕零之類
是也

唐人他句有有用而約者如高適玉真公主歌常言龍德本天他誰謂
仙人每學他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骨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解之令人有開
豁志味之意宋人詩磨則村鄙高節襟抱無倫

或問于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較唐詩活宋人
詩滯唐詩白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釀何唐詩頗密宋詩瀟灑

唐詩注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詩如貴介公子舉止
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下富人處服掛竇薛容鄙俗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斯言得之矣及客問
何從去之乃曰熟讀李義山詩與黃魯直詩而深味之則去也何言

之陋哉

唐人咏物詩於某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
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蘂多蒙別艷惹此
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
上宋人都說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時俗
所謂倡子耳

衛有子之母猶不能母其室而說風乃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美懷
各聞之君也而雜騷乃曰閨中既以遠志苦王又不審何則臣子
之事君親分當如是身高紂之惡尤甚遲之作拘出標為文王之詩
也乃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深諫詩之旨矣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却者如杜常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
曰朝元閣上西風急豈有再翻飛結云落日陰以問香信又曰寒樹
惟帶夕陽暎此等別是一例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識者稱之不吝只今之云然者不通
如野人謀生隨和杯好耳未其真識亦無人或或以為望南山此又
可謂由士不可以語道者也雖樂天猶不免此弊獨希惠物有采菊
露未晞東頭見秋山為道之然粘皮膚寒鳴呼淵明妙處豈可以意
識求哉

唐人作詩盡一生心力為之故能名世傳後如吟安一箇字推斷數空
騎如句向夜深得下心從天外得如畫日看不得有時還自來如而句
三年得一吟及沈沈如欲識吟詩苦秋霜若在心如吟成五字句用
破一生心如吟吟五字句又白身草履如蜂蜂影裡清吟苦難輕舟
中白髮生如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如待思入冥搜如
搜天幹地覓詩情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閉心與身
為仇之類是也惟知者可以語此今人以自弄喉嚨之心率爾出言
便欲過人恐無此理

王涯與甘露之禍樂天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有
山欲往時身予幸謂其有幸災之心斯言過矣獨東坡不然曰樂天
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余以樂天之心因燕公之言始白
樂諸賢論唐以前詩多有詩其骨鯁者至論本朝人詩便失其本心此
俗所謂護短者也

續年十一二時嘗侍家君聯詩彙有門外江深水沒扉之句續進曰江
深焉得沒扉不若潮來為勝家君遂投筆驚歎曰吾先可與言待矣
遂更為潮來字自是命續學詩

杜牧之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詩意正謂瑜蓋
力一戰止以得二喬為功而忘遠大之業蓋識之也許君用謂措大
不識好惡正痴人前不可說夢耳

韓文公以道學文章自任獨於詩推尊李杜云：見諸篇什如城南蘇
句云蜀杜李杜技如為士云勅與詩李杜為景因讀晏如酬盧雲夫

望秋云高掛岸公謝名譽遠進南白底重識如石鼓云少陵無人誦
仙死才薄持柰石鼓何之類此可見公不自高處

古今人詩尚質者或失之枯燥尚華者或失之輕浮唯淵明則不然質
而甚腴華而甚典學之不造其妙如繪日月形體雖具而精神淺如

也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亂而不亂左丘明曰春秋之稱微
而顯志而博婉而成章去而不汙今之工詩文者知此則善矣

宋復謂五哀陽詩韵高而才短如造日法酒子而無材料身余不然之

襄陽詩如五酒空味存焉換有材料亦若些子不得

其文特公集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

一重揖而首曰角可吹鼓不可吹公垂命子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

余謂老杜墓上風雲接地陰雲可言陰風不可言陰奪長吉看角雞

香早晚全看角雞宜可念耶此自有流河不必无也如宋玉賦寔能典

之料天地之高哉後漢陽厚傳身日不明記曰大夫不可造車為此

類甚多

柳州魚對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月出不見人歎乃一

聲山水係山有天際下中流石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乃截去尾而句

李太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只一出字便是去雕飾也

梁府載未嘗婦歌曰客勝不若味若節令我未為以你絲接吳越春秋

不止此二句也勾踐歸國外傳云采葛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

之詩或作若何之詩曰葛不連蔓分台音我君心若命更之嘗聽

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蔓以作絲文選註引此詩此下有女工織者不

能連弱于羅兮桂露之跡綺素兮持何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

昔乘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杖首稱諸侯後尊臣拜舞天顏舒我

王何憂能不發

學詩家數如傳神始詩毫髮不肖則為它人矣

嚴澹派之於詩刻意古作卓然不為流俗所染五言絕句如聞怨云昨
夜中秋月含怨頽影頻空留可憐影不見可憐人如憫僕歌云君子
如白日忘得至未先安心如雲水安得久照即船在下江口逆風不
得上清來作男兒與即帝百丈又朝亦出門噴寒亦出門噴蛛網掛
風埋思思無定時五言八句如從軍行云翻：从白馬時來向出燕
借問誰家子那那俠少年管古值漢月掛劍倚天說與單于道今
秋莫近邊如出塞云將軍校期邊都護上初連六却飛傳檄三河聚
控弦連營當太白吹角動吳天何日匈奴滅中原得晏然如喜友人
相訪擬寄蘇州作云朝：竹林院閉戶讀破書几間晨風入荒郊寒
露餘故人步標至清步每知謝輟卷還留興激泉同飯蔬

當度龍詩亦有可思如贈僧云七軸蓮經供若瓢一龕龍佛掛松寮船
香亦帶魚龍氣自采枝頭柏子燒如謝理詩惠書云五乘飛來漬劍
蘄言：曾似水冷：不教落在紅塵身讀與青松白鶴聽如詠王石

公云換身律皇大猶光天下嚴搜不敢藏北土先人然見考一編親
寫披張良山卷夜居云編佛龕前掛債銀一輪月在翠岩竟肅然下
峯潭無雲霜洗金聲透碧霄如節杖云白髮蟠中短：衣闌行斜倚
小節杖自家弄影猶痴他日似初騎竹馬時如題仙人洞併謝州堂
方公片贈石匣云多謝林僧亦好奇新遺石匣我為詩鴉胎收却雲
封卷付鳴山靈木客時又云雲常鎮洞有時閑石匣中藏化鶴飛千
歲不須華表柱飛鳴南向洞山來

杜少陵好用經中全句為詩如病橘云雖多亦奚為 問云致遠思
思泥又如丹青不知老將 吳富貴於我如浮雲之類

洪武初王青霞非問謝 元功一日在上座柳仲英家露堂談詠忽
見地有光如燭乍明乍滅二公恠而相之於礎下得書石刻唐孟東
野送韓一篇云青山礮為塵白鹿日無間人自有乘車者爭利入
西秦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空懷一束書去：將誰親嗚呼豈東

野平生刻意于詩茲石久藏閣二公談其精奧於茲有感而發也
缺

蒲谷後公嘗誦二句云青山巖為慶白日無聞人全宣初公問何人所
作後以為己作公閉目搖手云非公不能出此等語後乃云孟郊
詩身云相持大笑可謂知言矣

昔有二道士小松相戲一人裸体跳躑一人執棒從閣上木階奔下其
僭作詩嘲之其一聯云欵火步罡行月字魁星踢斗下天壇難出一
時戲劇亦可謂工矣

予觀金華邵原性西山別墅索其詩全未有悟處蓋師心自正而孟浪
者耳以蘇若平仲胡君龍臣薛君正言諸公視原性之作固當駭目
而憐心矣以楊欽崖張一笑高君季迪王君琳瀾諸作者觀之欲求
匪其心者蓋亦寡矣自青田劉公基金華宋公濂而下所為叙引識
跋稱許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無乃是過歟余以其集考之原性洪

武初年總二十餘其詩題往往直以姓字呼先嘗殊無謙收之意其
人得非博學自好者乎否則其徒金清輩猶錄時啟尊其師而自改
易之未可知若然則又求全之毀也予非好談鄙見如此不敢雷同
耳

洪景盧唐絕句載無名氏樂府二十五首截王维風勁角弓鳴前四句
為戎渾截楊子諱徑處前四句為崑崙子不知何也

前人注書過求而害理者往往而見如老杜望嶽詩岱宗夫如何齊魯
青未了不煩求索而理甚當曉而乃引為貢海岱惟青州為指
齊魯青三州而言不惟不成語且使此一篇荒野杜陵而光彩頓失
或何語耶可咲可咲

詩題長者乃小序也如老杜集甲詠假山詩其題云一故鵬注曰此
亦詩之序也不當為題合題曰假山是也

唐人七言絕句有上五字下二字成句者此類甚多如樂天重宿禪感

題云吳君相夢見兄弟三建題蔡中郎碑云不向國經中書見却去
元開吹楊葉者云此時應卷畫勢沙司空圖白菊云今朝第七十重
陽絕深懷仙云曾見周靈王太子濟已偶作寄毛秘書云借問秘書
即此意裝誠添屏楊柳枝詞云願作琵琶指那時成文幹柳枝詞云
神澤無人處也新漢州朱衣人題崇聖寺云倘想十年前往事賈島
送于德侍歸京云別來二十一春風之類也此六一例
七言他句有上三字下四字成句者述之俟到城關打鼓聲高錦添鋪
火欲黃衣翳是也

唐人七言他句首句第七字用也字法如徐凝四施先嘗見寄云紫河
車藥丹成也是也五言他句落句第五字用也字法如王昌齡題滿
池云去年拾幾年也走也

有士子問于予曰昔邱處廬公以送表待制危從上京師示清江范太
史清江謂其失律而不語之故公經年不解徐叩之清江乃曰後聯

上句第七字不當同聲也予謂此初學小子之族身非清江語也世
以虞楊楊范並稱自公為唐臨晉始願不知律事既有是言則清江
平日之作必無犯此者而集中七言第一首正月節日上建曆寺行
禮云朝參不見承明履夢想三更尚是初春上重山庭列蟬冷上流
水逐行車葉閣攀條屏傳聲單淨心馳上帝居聖壽近長天廣大圓
應法養及推漁又贈王主事如上都云天官幕府感諧卿又從皇輿
赴上京解后回為送道安上情猶有故鄉情秋風響近歸琴味夜月
懸當直斗城頭記今年上馬日麟蒲並乘試長生又寄友人云錦衣
行却直南州幕府英名蚤歲效如此一萱兼二妙令人萬里破千愁
枕柳葉暗潮聲莫羨薜蘿花懸岳影秋此去三湘寧久住遠天須應盡
書我此三詩每聯上句第七字皆同聲且後章莫與佳又同韵者何
耶三公皆法老杜者杜集數畫一篇云秋尽冬行且未回兼寄寄在
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表詔雲嶺獨看西日暮劍門

猶阻北人春不神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獨好問天去甲午上春
甲遷居新而見巫山楚水春長宵可以飲天子吳青由來知野人判
州郵歸寄書近商客却奉非我隣嘆指即中許事他病從深酌道吾
真又郵附馬背囉宅宴酒中云主家陰洞細烟霽日寒重筆青珠玑
春酒玉濃琥珀傳水漿碗碧碗寒缺疑茅堂過江楚已入風燈籠
雲端自是秦樓壓郵谷時聞珠玑碎細此三詩亦皆同律而楚與
谷又同韵然則雖老杜亦不郊也予每與人辨而人不之信故筆
之于此以塞士子好事者之口云

天隨沒鶴依秦樹江學已蛇入楚流李著作孝先題鳳凰臺詩也天隨
去鳥低平楚水學驚蛇到大江張翠屏以事九江廟晚眺詩之二詩
措意造語相類然優劣如辨黑白學詩者於此灼有所見則可與言
詩美否則更與三十吟

少陵秦州詩云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鼓地發風散入雲悲詠

鼓角也下詩鼓字最好戎馬之際四方鼓角之聲殷々而起漸聽漸
振因風激之而入雲悲也只此一宇其造愁嘆色蓋可想見公之用
字可謂入冥搜矣曲江錢思復登拱北樓一聯云風雲壯氣來尊俎
天地哀聲入鼓鼙至正間紅巾當徐橫行吳楚間生民荼毒于幼嘗
親見之每誦此聯幾欲淚墮

清江范太史嘗遊著禧觀古今所題瓊花詩篇什甚富獨丁仲容一首
云天風已消白玉蕊晚日淡在青瑤枝昔人種樹已千載作意看花
來幾時羽衣仙人夜月冷錦纈帝子秋雲悲明年更待春香滿爛醉
東亭何九旭九旭觀中道士也

陳景昇嘗以歐陽率更書芭祥師塔銘即所謂化度寺碑者惠剎後村
閱後三行後十年始補完之後村有詩云端平曹嘆關三行淨結重
未為補之收拾一碑勞十載此生凡事不須忙予謂此詩他似樂天
唐人詩亦有不拘韵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

漢車齊錦背蒼鬃初出接五花驄馬銀來肥齊字不在微約

予嘗記前輩評諸家詩口訣說得極當如評岑嘉州云岑參句法諸家

別派出肺腑後兼括其中錦繡出天然夫忌雕飾起興結李長吉云

水月鏡銜龍惟飽海運飛仰云風裏蟠蛟烟中茉莉比賀詩場典商

清吳常惠物云息沈中身遲若此等學者當體認之

杜少陵頌椒添風詠葉火卜惟妖呂 謂不說嚴節但云頌椒不說

寒食但云集火亦文章之妙予謂老杜非有意于奇而為之也勢當

然尔若直曰歲朝添風詠寒食卜惟妖以何等語即離出蒙記憶烹

鯉問沈絲同一律也

山谷謝黃後善司業寄惠山泉降云錫谷寒泉掬石俱并得新詩黃尼

如急呼黃為供若輩清江息雨看此珠是功典世諒豈朕今我屨空

長星如安得左轄清顯尾風鏗者若此四兩

東坡讀盡天下書持文柄輝此四海而獨推尊李杜二公以次的張安

道讀杜詩云誰知杜陵傑名與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探看西陵詩

人例窮安天意敢奔逃巨筆當龍手微官侶馬曹又簡橫像刑在光

童蒙刻安今誰主文章公合抱旌旄數語見之公可謂知言矣

朋友讓讓有以詩代書者故劉夢得和樂天要欲傳千里意亦九不如

詩

以次的田園博都夫南京云深紅落盡東風惡柳絮拏榆錢不當春亦有

思致

集古人詩前此未有主介甫始或為之夕者數十韵孔教父嘗集古詩

以贈東坡

近世施則天詩歸飲水餘味用白樂天飲水食菓字言清苦也

飯類山事西蜀趙次公房材謂太白識于美難言有之為詩如砌飯

為山也此豈次公應說吹糝李杜二公集中唱和諸詩致之相推尚

不暇太白豈獨為此惡味之人耶以書言之飯類不是山者莫

東坡次韵劉貢父春日晴窗詩條字第三首押條桑之條他形及然
非本字也此不可為例

東坡少時過一都院見題壁云夜深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作
也予謂似唐人詩

東坡一化句有風人意林云道子學問須見憶林評著及更無期破移
却有重逢處一飯何曾忘却時

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淡此張公詠在蜀時一錄事參軍老
病廢事公責之曰何不歸明日作此語留別去公謝曰同條有詩
人而吾不知遂留而德為之惜不得其名詩亦止傳此而句斯人也
可謂有識而物者歟

東坡送黃師是赴西澗憲有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之句時人皆不
解乃問公公曰吾家朝雲每見師是恠其官職不遷耳然後知綠
衣乃指朝雲也蓋綠衣乃詩為名妻之服也

魏野開店即事云成家書滿屋流口儒生祿有閒逸之趣

坡頌子由生第四孫斗老詩有云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之句可謂

名言矣

坡遊法華山詩云不將新句紀茲遊恐負山中清淨債以文消指也

僧清畫皎然九日詩一首弘秀集不載漫錄于此重陽荆楚尚高會此
雅陪偏見登龍客同遊戲馬臺風文 水堂雲勢擁欹回持菊還相

問合情愧不才

徑山長老無畏大士鑑琳湖之武康人也在常州以詩問東坡疾云扁
舟駕蘭陵白懷舊風物君家有天人雄雄維摩詰我口吞文殊千里
來問疾若以嘿相與露柱皆咲出

周表遊天竺觀激水有詩云拳石著姿色兩青竹龍驅水轉山鳴夜深
不見跳珠碎疑是暮間滴雨聲坡嘗次其韵坡則五言也

青衫白髮老春軍旋羅黃梁換酒尊但使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過人

門乃虛乘詩

故有避詩身累是病酒入務之句注醫謂不作詩也酒入務謂止酒不飲也

老杜詩苦造白髮不相放按字有故置之能也拾也即杜牧所謂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就之謂樂天亦有紅顏今日難欺我白髮他年不放君自是唐人語也

宋版作詩多信筆而成畧不經思故無流例此一病也如正月十六日與客散步野人家種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美感歎之餘作詩記之此坡自序如此蓋嘉其志也至詩卒章云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黃四娘者何人哉而以比林語似不倫又趙伯成於坡為鄉人趙有麗人次韵春雪之作云知道文君約青鎖梁園賦客宵言才以故人之姬侍乃用批文君事為未安又自注云聊答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坡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馬馳去已而有詩坡戲用其韵答之畧云主人有酒君獨醉蟹蟹何不左手持豈復見吾橫氣機遣君追君，絕馳

古人作詩命題亦不苟如老杜魏人行本王無功三月三日賦張三都之裝人

僧仲璋念奴嬌一闕見蘭谷先生天籟集其辭語亦雅健可愛因錄于此清唐九日算年，唯有黃花白酒把酒簪花能有幾七十光陰回首人恨難期酒盃有限花色應如舊花酥酒醒問君著甚消受

彭澤千古英雄有花能折有酒能飽否萬事悠悠一醉花酒休教離手明月西風闌珊酒盃憔悴花枝瘦酒醒花眼正宜年未時休

先君嘗作西江月詞云要訪青州從事須携白水真人世說桓溫有主

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青膠平原有

華膠從事謂到齊下督郵言在馬上任也

歌曲之名有喉頭鴨坡詩家有頰兒能唱喉頭鴨

吳興趙學士松雪有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漢墨。大漢則失筆意。故
之書墨嘗積三分何耶。余又見東坡真蹟墨如漆。隱起楮素之上。山
谷亦謂其用墨太臈而物有餘。余謂吳興所云特楷書耳。至于行書
則不然。按書云。

余見歐州書四大幅其筆力遒勁如瘦蛟虯索俄席距石非世人筆
墨所能到也。或呼為騎仙人。豈虛語哉。

松雪翁書法妙天下而人鮮有知者。公平日博觀歷代真蹟。石刻深求
古人筆意。其揮翰時如庖丁斲刀。郢匠運斤。不動神色而自合矩度。
又直庸俗輩可得而識。即翁嘗有詩云。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
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間。又云。古來名刻世可數。
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
予見顏魯公江外帖。硬黃實用墨甚濃。字極妙。可證後有松雪題跋。

或云考亭朱先生行書學魏武帝。此事用考

定武本蘭亭序凡二十八行。第一行下關會字。第二行群字上尹損。第
九行察字下示損。二畫十一行十二行間字空處。刺八九分二十行
古字損左上角。二十一行上不字損左上角。二十三行上喻字損右
下。二直畫之平。二十八行末文字損右側。

孫章黃太史履堅自言予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未
焚道舟中。觀長年鹽漿群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然
此之古人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軼絕塵。豈能得其彷彿。此與揚夫
爭道。公孫大娘舞劍器同一悟也。

東坡嘗手書黃庭內經。以羅蕉光透古

義之寫黃庭經。用鼠鬚筆白墨然。

章州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危書之。出書斷

張商英天覺喜草書而不工

華印華集文謂之修華見前漢藝文志試學書六體之一也

王夫人字孟卿善春澤工書畫曾文貞公嘗題其書畫卷第所云潘府
六森軍時見畫不知指何人也

倪瓚元鎮常州無錫人其家素雄于貧而賦性清介其常遊息之可以
托巢地而粉飾之置短軸數沒于戶外客至輒易以入或有誤啗
其地者即令青衣淋拭之其好潔如此平居日延致賓客焚香滄茗
賦詩鼓琴以為樂尤工水墨雜畫于常見其小景喬木數事坡頭岸
脚以淡墨為之不事點綴而清氣逼人非尋常泥粉墨者比也嘗春
黃子久極推其能云

顧困字子困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為海道萬戶國初以來遂匿名不
仕歸早病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適奇出吳淞珍木
怪石棘橙日凝眸久之境與意會使欣然忘遠歸即乘興揮掃極其
變態甚則跳足大噉以為無愧古人厥初師董元後出入衆家無所

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益自秘其真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
蓄古今名畫奇物身濡日染故識見他人其為人而大少能長可七
尺性介寡合清措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之於繪事以氣格相高非徒事粉墨而已也觀少陵詩可思過半

矣於曹將軍寫凌烟功臣則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芙蓉颯爽來酣駭

叙其畫馬則云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又云曹魏先帝

照夜白亂池十日飛霹靂及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劉

少府山水障則云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詔王宰山水圖

則云已陵洞庭日本東赤坂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李昇師

松樹噴則云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帝德双松圖則云

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姜楚公角鷹則云楚公角鷹

戴角披氣森々到出朔天青隳騎則云是何意氣雄且傑駿尾蒼蒼

朔風起揚々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壁上章僅畫馬則云嚴

指虎筆掃蜂蟻歛見麒麟山東壁薛少保畫鶴則云佳此志氣遠生
惟料墨新楊監書畫馬則云殊姿各獨立清絕心可向疾兼千里馬
氣敵萬人將画鶴則云高堂見生鸞颯爽動秋骨今之画者往卜局
于毫素不知將心埃壘之外而欲追蹤古人難矣哉

世人傳王山農寫梅每自行矜令其子舟及其女作花無是也其父子
行矜法亦不同且山農無書

王彦章現馬圖橫抹不知何人筆也一荷以約史履之蓋公平日嘗言
人死留名約死留皮故身

有題符夫人所画而竹飽勻不知何人作也詩曰露凝雲集洛浦神冰
肌玉骨衛夫人都將松雪齋中意適寫滿湘而外真

夫人能画典詩嘗入觀中官命寫梅標旨且命題之詩云雪後瓊枝嫩
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看

坡翁嘗以絹寫子由黃樓賦為六幅因甚妙

畫有墨竹墨梅之類未嘗有墨花者宋汴人尹白能之予嘗見折枝牡
丹用墨勻淡而潤其工不下著色然不知何人作也

朱瑀唐末人善画世傳吳道子画多瓊筆坡翁所謂朱瑀唐晚筆是也
一作跡坡所謂更補朱跡為道主是也止是一人身

又實鍾陵人也國画見開志云父宣工画花竹翎毛狐標雅致則是風
格坡翁嘗有題其所画竹鶴黃精鹿杏白鷗蓮色四詩

呂呂朝嘗得宋漢古画八景圖來嘉州其曰洞庭晚烟廬阜秋雲平
田鴈落湘浦帆歸雨暗江柳雪藏山麓泉岩古柏石岸孤松

咸子昭画主董元景色出入小李將軍父子燕文貴王晉卿趙千里教
家水墨師巨然

錢法董原麻皮錢范寬雨點錢俗名芝李將軍小斧劈錢季唐大斧劈
錢巨然短筆麻錢江貫道師巨然沈某拔釘錢姜圭師李唐宋元時

拖泥帶水錢先以水筆錢後却用墨筆

古人画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黄白粉青紫四色亦常用绿色者盖依近
婦人服色也琴裳或紫或黄二色而不用他色

画家土黄用水一拖以得席片覆水拖上置仄用炭火烘土黄红如土
置地上以拖履之待青冷和研调作松皮色及紅葉等用俗工用燃
脂銀硃者陋矣

鈎勒七葉子樹起于李將軍圖同專用此

江上七株樹出于董元但用墨筆無作鈎勒者

有韓老者画鷹雄飛然設色有法其人乃王大痴家僮也

姚燮溪

顧用道

集用翠岩元初人山水學陳仲美武唐亦學仲美陳却學董元著色

學王晉卿出入董元小李將軍

子昂馬學龔翠岩

陳宣使歸愛山老人魏唐武子七人趙松雪嘗用六朝人畫法作沒骨

狀圖畫陳像戴並批冠披鶴氅坐磐石鼓無絃琴石特有松樹陳仲

美因愛山見松雪公坐間命仲美調土黃如法公特器愛之公嘗為

丞相畫北海秋山圖數日畫不成一日同家人上冢仲美守

書閣乃於公綃素上畫成鏤書閣竟端公歸見之大喜亟託愛山石

仲美至家有師資之道焉公所作大幅多仲美筆也

丁檢度画馬詩云不必前身作馬通馬語用東坡全句註劉王後能說

三生事白云作馬，渴則望驛而嘶傷蹄則心痛又楊翁傳知馬驚

踏類此

看画先規其韵今人見画不識韵往，形似求之此小兒俗子見身馬

可與語哉歐陽文忠公嘗云古画，意不画形好事者當知公識見

吳子人也

被嘗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画佛碑爛可惜其後子餘年後見之

於鮮于子敬家則已裝背完好子敬以遺與之作博謝之者已將飲
石充忠少更補朱跡為道主之句蓋疑鐵石果武中時人命法帖大
王書中有缺石字世所故吳画多朱跡筆跡一作瑞唐人

打碑文上墨後須融蠟指之則字畫光潤而墨不脫否則漫漶不明矣
此方用駝油亦佳或以酥融蠟用之

點書以藤黃和硃用之則色紅而益硃

筆用鹿毛為柱羊毛為襯見崔豹古今注鷓毛亦可為筆海南有之山
谷常用作字唐人又以胎髮為柱尤佳齊已嘗寄仁公詩云內為胎
髮外秋毫綠玉新裁管束穿老兩牙疼無奈尔却資年少寫風騷今
用鼠鬚為柱亦健

欲試乘金蛇火亦上當有五色氣起

凡塑土偶者稱博換其法先博土為人形漫帶其上而裝之既堅乃去
土空中則珠帛自成象矣博換字或作博丸或作脫活蓋皆一也今

為木偶者謂以銅絲盤結其頸冠為博丸竟不知何說

松葉可釀酒唐人詩云松葉堪為酒春來釀幾多是也松花亦可釀王
建有說酒寄獨孤少府云白者和醪一依方傳著松花色較黃是也
予喜丘兵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偷行法甚有意味詩之不可不傳不

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于此云心閒手懶則現法怕以其可逐
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逆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
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投于神也心不寧
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于久之心閒無事宜看長
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風雨之際及寒夜
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卧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
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會稽夏叔通先生家有廣川書院廣川書院二書室既畢嘗借牀寫謂
此金石至瑤也蓋宋人所傳不出姓名錢鈞羽家藏之

世以學鐘為奇說之學者尚矣通一百八聲而音節各不同前學七鐘
學八中則二十餘、發更末臨後學三聲三鐘換成一百八此越州
鐘聲節也紫十八慢十八六通換成一百八此越州鐘聲節也前三
後三中三十一三鐘換成一百八此杭州鐘聲節也

紫鐘聲亦有數三通共三千六百九十聲張山門先生云

欲引竹瘞死猫于隙地竹根自赤生筍尤盛蓋佛書有云如竹見猫謂
此身

宜擊上於加切下管加切中尔方有韻却人眼惡之得見元經世大典
獨者神仙之騏驎也危以耳息處運尼閣神仙家皆有取鳥今直壽星
多從此三物

周官典肆疏獸字與鳥獸字並古有是術據傅公二十九年介葛盧聞
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楊翁佛蘭馬鳴曰彼馬為此馬寒此馬
為彼馬轉白皂年解禽言見二雀飛鳴知其言城西民家有栗可共

禽皆此類也

交人村落多以謬名如梁六村梁介林之類

太白紙李固序云詩如不成別依金谷酒數出世說乃竟陵王子良所

作三斗為罰時宴者二十四人北合六人牛飲酒之益也石崇有記

杭州寶所塔俗說為保叔塔謂坡造此塔期冥福以庇小即薄味之徒
附會厚誣如此如以錢王雅裝殿為惡發殿之類

佛書之數以萬、極為恒河沙萬、恒河沙為阿僧祇萬、阿僧祇為

那由他萬、那由他為不可思議萬、不可思議為無量數注謂天
不可量地、莫之能載謂之無量數也按九章算法起一十百千萬

又自一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萬、為一億再後一十百千萬起

萬、億曰兆再自億兆起至萬、兆曰京再自一京起至萬、京曰
垓再自一垓起至萬、垓曰穰萬、穰曰澗萬、澗曰

正萬、正曰載萬、載曰極也

易於遺諸葛覽隨州讀書詩郡侯家多書棟架三萬軸一、懸牙籤新
若手未觸檢唐書經籍志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一庫置如書
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庫書而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
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鈔白牙軸黃帶紅牙
籤史書庫鈔青牙軸綠帶綠牙籤子庫皆雜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
庫皆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別之

釋氏書言大慈像乃現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萬四千手眼珠身黃
太史度善凡大慈閣記亦皆揚惠之以剝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不
可措手故作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己而果然今之
作者皆祖惠之云

方俗送官罷任以花枝掛綵旗之長紅令人用條旗導馬前亦其遺意
也

坡翁嘗以恠石、斜寄魯元翰少卿所謂石斛即今人家養菖蒲小方

石孟耳不然何以言清池上几案辟月落杯盤邪

唐婦人扇有橫雲却月遠山蛾眉之名明皇幸蜀嘗令畫工作十扇圖

蛾眉則蛾眉尚矣遠山防于文君漢官人画八字扇又梁

吳婦改爲鸞扇

好畫長扇

卷畫溪在常州古云陽羨三湖九溪地志云今只有六溪其三溪不知
去處而六溪之中有利涿則首受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將俗呼為卷
畫溪之又劉高德愛義興之卷畫溪遂築居為陽羨常州凡言卷畫
者即今之生色也

澄心堂佛詩文發源云江南李后主所製香龍紙畫多用佛剎黃父詩
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淺得就使得之
當不讀東坡謝宗聲惠澄心堂紙亦云百金曾作百金收之句當時
所珍如此

梅而三月謂之迎梅五月謂之送梅出風土記

施州風去大頗長沙

白蘋洲在湖州柳惲長為吳興太守於此賦詩云汀洲采白蘋日晚江

南春因此得名吳興統記云在晉溪東南一里

徑山夏無蚊

德言載唐介狐楚揚州處士張祐常與柳惲視祐改今曰上水船風

七息枕下人須好衣祐應聲曰上水船底又破好看寒莫倚柁

蜀志常璩所脩華陽國志華陽成都也

湯泉成亨一年名溫泉宮天寶六年改為華清宮北向正門曰津陽門

東面曰開陽門西面曰望京門南面曰昭陽門其中有瑤光殿需殿

九龍殿宜春亭重明閣芳風閣十八名

福嚴寺在南山半嶺石甕谷有懸水激石成甕形因以谷名為石甕寺

鄭愚津陽門詩註曰石魚岩下有天然石其形似魚以貯飛泉故主

宗以石甕為之寺名僧于上層飛樓中懸轆轤斜引脩綆長二百餘

丈以汲甕泉出於紅橋喬樹之杪

登永泉在滄洲九視山、出泉濶百步亦云流永泉非難近金石終不

沉故州人以瓦鐵為船舫

華山南有川廣袤數百里連山洞不知其深淺人有登蓮花峰見人烟

至合相望四時常有沆水疑是靈仙之窟宅

慶壽寺有老公泗州二像皆其真身所塑者金梁王宗弼自江左取置

于此

洞天記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圍百里在天台縣青城山高三

千六百丈周圍五十里出福地記

河南汝縣深山居民團結為盜謂之山相、出唐史

世所傳廿石屋經者按晉志齊有廿德魏有石中未嘗字天文

東坡嘗曰錢四美、與它名穿錢四謂穆父七穆父有九子遂以九子

母丈夫目之

東坡自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又徙湖州及若深即徙知登州元祐四年
知越六年知頰七年徙揚公又知定州前後凡八州公有八州情
我往來頰之句

小兒世俗以升砂紫脣塗之以辟邪氣不祥也東坡虎兒詩升砂紫脣
不用塗本注

踏青之遊惟在春時未聞指某月日者燕頰濱踏青詩序云眉之東門
十數里有山曰慕頰山上有亭樹松寺山下臨大江每正月八日士
女相與遊戲飲酒于其上謂之踏青也豈特眉俗如此耶
吳人謂水中可為田者為沙

眉之二月望日繫黍蒸于市因作樂縱觀謂之登市見頰濱詩序坡有
荻 瓢輪土釜等並箔即曲薄為承者也殿瓢為輪土為釜者傑所
用具身

湖州道場山側有何山何錯讀書于此得名

興元有路迤巴州險峻處謂之孤雲西角語云孤雲西角去天一揮言
極高也

送山有峰曰凌霄亭曰含暉又有白雲峰明菴靈鷲塔一藥常隨法會不
食生類又白兔二常跪于杖屨之間皆欽禪師事也山有龍井水洗
眼輒效

東坡近地有門在乾明寺前五十步所謂日一出東門者

德公生于鷹窠于頰鳥爪死葬蔣山高僧傳

釋儀奔日之仙也

真符霍山有道者鄧伯原受青精石飯之法

俗說黃楊歲長一寸過閏遲三寸故坡有園中林草木應無數只有黃
楊厄閏年之句

東坡答秦太虛書云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
來馬風濤所隔不能印時則王生能為鞍雜飲春至數日不厭蓋言

文甫也文甫嘉州雙橋縣人樂於武昌東坡在黃州嘗與之往者

揚州竹西寺山上有井其水味如蜀江神曰蜀國

通明殿玉帝殿名也見聖真君傳

冷齋夜話謂東坡悟其前生為戒禪師常衣衲衣

萬回和尚所被錦袍玉帶乃唐武后所賜也

海南人不作寒食惟上巳日上塚

諫苑高史李承業集古人章疏所作

歲晚相與餽問為餽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除夜連日不眠為守歲俗

之風俗如是

折兩法有刑白鶴者坡詩蒼鶻無深亦可博折頭橫豎不敢與志林云

鶴能警盜亦能却蛇且又有祈厄惡夫坡賀雨詩又有而况刑白鶴

下策君勿取之句

博羅縣香積寺去縣七里大北象頭白水三山犬牙夾道山間皆美田

寺下谿水可作碓磨坡所謂若築塘百步而落之可轉兩輪舉

四杆者也乃屬蘇令林林使督成之林字天和

趙令晏崔白大國恤程三丈坡有詩云扶桑大尔如覽盡天女織綃雲

漢上往來不造鳳銜梭誰能鼓臂提三丈謂其幅廣也

直人參桂風子先生問以兩時中間一點明先生云緊要處不在與由

上一人參金蓮頭先生問身中管守何物先生云但有所守便是固

執必然作疾但當知之順其自然耳

葛可久姑蕪人治方脈術與丹溪朱彦修齊名嘗炒大黃過焦悉棄去

不用其理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措緼來質藥率病

輕重注善藥絨以界之而歸其真或措緼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饋

粥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

能自食目睛聚翳莫能治迎可久可久視之嘆曰此不難治乃命悉

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覆藉地板相土為坎箕女子其父屬甚廣

或家人候其子之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獲藥一丸
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解為香氣所飲故也又善以
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二日見其信開果方可久挽之而數歸而下
與玉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息多私減其平不下問故其子
以實對可久曰少身亦無傷也哉命未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
愈明年果卒

杜清碧隱武夷初至孽病極瘵之不愈朱丹溪往視之曰何不服防
風通聖散清碧曰已服數四矣丹溪曰盍以酒劑之清碧乃悟自以
為不及

余一日同原長老登樓雲峯從觀偶談及宋玉長劍歌介倚天外之語
原思謂余曰西江且道近世還有此劍否余初不以為意答曰亦或
有之原思厲聲曰有即請有無即謂無不要擬談余曰有原曰時未
某看余曰此劍非和尚可看原曰也道以將不出余曰適聞已呈露

了原作拔劍勢一嘆而罷此雖出一時戲談然非胸中實有所見安
得操鋒捷速如此哉

近世拆字官書山者無如張東樵按字畫成卦即云不為鈞距余一

日坐榻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占樵曰是為東樵同曹訟之當送刑

部官四十即回二僮相視嘿既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辭政司東

決可乎樵曰此行不可逾旦刻歛已耶余謂官四十未可知僮曰卑

律官然身樵又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即官艦船也僮曰果官艦船也

洪武初叅知政事劉公某叅知政事王公某蒞湖江日改拱北樓為朱

連榜揭柱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牙劇

公以曆日依違坐法王公定樵問故樵曰未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

也之二點相續者汨也七公命樵易之乃名為鎮海云

至正末予之從祖父憲訪府君居越之私第病革予家君在戲語書一

畫字占之樵曰死矣尚何占哉是晚夜音果至果日畫印之樵曰畫

字之為山者甚可也三牛者字上樹也皇者祭器也廣此若此庸非
死者

又余家後塋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推六與馬忽胡家君曰
今晚嘗有逸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測東人來一如推所云叩之桂
曰吾聞漁器聲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於聲王生聽馬蹄
聲是也先是推學家自夫樂遊者依余家舍浦居之他家君初不相
識一見信之三年以故數款以其術授于時余得來于意惜不暇學
也推姓張氏名某字德元系桂其自號云

吾家曾出他人杜微之夏日常值其月尚入西山至湖上熱甚月尚曰
吾借一把傘與汝共戴乃向空嗟氣思黑雲一棹隨而覆之

至正末有道士秦無文者同二三友在蕭山却行時夏雨潦水載道友
人情憂極者負過者難之無文折笠單擲田中見巨鯉潑刺養者
爭捕鯉弗得所養極一時踐踏殆盡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 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
之主者曰禮補陀胡僧聖令召四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
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襟以
黑白兵令棟之袁目不睜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嘗相戴九靈
先生日後嘗有一難士成冬果死囹圄

洪武丁卯春潘信公持節發抗詔明台漁五郡之民賊沿海諸鎮時會
於王家厓夜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五永上有火萬炬咸以為鬼于
嘗詢于習海事者曰賊水夜動則有光盪海水為風而所擊故其光
如火耳自記壬子年拾遺記云 海之上有浮玉山下有穴口中
有大水瀉滴火不滅為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嘗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汪家府間竊從人學
泗浚川路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至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解沙
水集其首肖狗乃騰去即向所踏物也

開元天寶間樂章多以遠地名曲如伊州甘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為入
破或謂有北狄之識江南李煜樂有念家山破此尤味美元朝樂章
尾聲名然如賺無隨然隔然獨然三煞七煞之類至正之間賊將
肆殺戮無禁亦豈其先兆耶

制律作樂有間休祥非精于理者不可也宋皇祐二年太子中舍致仕
胡璉作雅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鐘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
鐘弁而直其屏幃不齊著作佐郎劉長史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
之病乎已而果然出積中鑑

張即之居陽人善書自號川寒

後至元間財賦公宦游航海入都阻風行橐空乏無聊一日而止龍見
于天腹直公船舟人皆驚思少馬端伯德去會公之故人舟亦忘其
人惟知公康贈錢五十千遂行

余舊館人李祖膺天錫謂余言二日夏夜大雷雨祖膺起閉戶適為擊

電所觸上下如畫雲隙見一龍長可數十丈色正白鱗鬣爛然

歐陽圭功非疾有蕭廷檢者來謁其人善卜公令占之蕭曰神雖吾儒
所不道以卦言之公豈有冥諾未償乎公曰嘗許作洞友君願碑耳
已託同朝某人為之美後公夢三郎持寶劍環舞公呀且曰後無穢
經此更當護送又舞劍而去公疾遂瘳

笑不止善因進曰公向饋者何書而責卷群咲耶公曰吾誦者釋談章
身即所謂善卷咲者也其辭五提頭誦之能使人心神和說故咲耳
即如道家之靈樞中篇六四提頭中篇乃中宮之音自丹田中出今
人不知乃從舌端發聲 非也

齊王長史胡君至正末嘗夢人持龍巨二字授之曰此可為君字龍字
乃青紅二色各書其一旁後以為字

至正丙辰越人夢石虎而有者即之兆蓋石虎者食祿也
國卷伊公工篆八知乙亥秋忽夢二青象來曰王公請寫一紙待云

寤而憶書之後數日示寂

雪齋趙待制做自言其太夫人嘗夢异僧抱一兒至門夫人出以糖承之遂娠先生先生幼而穎悟讀書能文至正間登進士第尤長于古賦時人以賦予曰之老而皓首童顏積眉秀美衣冠濟上煦然之氣可掬也

嘗見人云海中有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鱉魚皆能變虎

張國芳嘗見鮫魚變鰐形首皆鰐尾猶是魚也

溧陽嘗大水群鼠皆化為蛇

越州馮祿濟家竭池取魚一巨鮑前有二足如鼠爪即鼠變也

至正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晚岳州洞庭湖龍吼如雷聲聞六十里

余夢中題蛭蝶圖而句云記得兒童洞問摸著時漫錄于此可一笑

癸亥寅之月十二日夜

元年春二月九日夜地震牆壁皆搖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此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蟆

如箸笠矣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虹亦不見

予從祖、父廣信府右宿錢治東第夜半令小僮徑馬柱着一物驚破

抱之而躍在後身有七男色長丈許室所謂凌烟魁邪

余嘗夢人 一土偶眉目活動似欲以小點要予為予甚鄙之思於予

曰太守太守予慮之曰吾到任時為尔立廟又厲聲謂曰尔須福民

乃可耳予隨与二三儒官積眉皓白衣冠甚偉行至一西廡屋數間

地上見木基于三枚各刻一字曰富貴壽余次第拾而懷之且同諸

儒官會食而寤實洪武戊寅五月十七日夜也因識于柳橋書而

癸未正月十七日夜余夢道師惠予禪僧鉢星蹟乃以色僧易鉢作小

稽法度出入右軍大令間極清勁充彩耀人祇以青羅帕裹身物也

元薛公世南為山西金憲時言一及匡想畫見二意脚曰兼云是吳府

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餅供二宗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于

日暮修練死必復生慎勿笑我是日果死三日後獲蘇至一官府
設王者像衛一人冕服坐殿此問曰汝知過否或正曰某有生以來
亦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項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
事官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鮪
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壯之不能非某罪也上帝以其有陰德賜
某八世為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棄羸然一鬼因也與之對時其
情起後押入冥獄夜大果放還白後棄所業素馬出入士夫家能談
其前世事平闇詣王舟師文王闇詣薛公云

西域人種羊乳骨而生某子幼而聞之淵顯先生吳萊五夫者金華保
太史廉之師也博學能文其集中有西域種羊皮書稱歌漫錄于此
以贊其事歌曰波斯谷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供樵虜雷道刺刀羊可
食土城留種羊腔骨四圍築垣間拌屎羊子遂從腔骨生者_詳菘抽
膾未斷馬蹄踏鐵逸垣行羊子跳梁却在竹屐王如拳不同老飲曲

是開塞銀肥茂皮轉作書林瑤南州俠客過西人者得子得今無倫

君不見冰蚕之錦欲盈尺康洽年未齊不貧_{此骨古陸世條骨也}

洪武己酉夏杭州吳山三茅觀雷擊一白蟻蟻長大許廣可二寸身有
真書泰白起三字。級色會稽宗允常南親見之為予言常有不安
人也

皇甫某宋末人伴蜀過我道所愛士似寐輪上不覺墜屋下父母痛絕

不得其屍而去自後屋下寺僧常見一少女持花供佛玉跡之其去

如飛疑為飛仙之流後伴解任遂至墜處於寺飯僧資實福為寺僧

具言獻花事家人覘候之果來執之不得乃召漢人張羅獲之即前

所墜也問故云初墜時偶置古藤間幸得不死今憶汝日既燕抹

山花食之身輕不飢再下上無阻乃相持辨還遂與俱歸

山東民間婦人一身有物隱然膚中屈伸如蚊龍狀婦喜以臂浸盆水

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觸出臂果一龍摩雲而去

士不能名乃命匠者孔仁鍊刻像治平甲申守蔡襄表其异事上之
賜靈感現者院願令佑謂像跪水石刻者非也至正間丞相達實忙
瞻尔公故事之累有奇應宋初所賜及士氏樂施者珠貝金玉等物
設一大厨貯之專一僧常局鑄于常見其玉像玉現者像玻璃瓶臨
世數種其他瑤珠異珍皆不及見矣洪武戊午歲天旱時秦政徐公
大抵制徐公某以下皆免冠徒跪入山迎像祈之不許第三日護迎
之乃出旛旛純龍像樹之盛溫于道路是日亭午富氏孫氏大者設
茶湯飯頭瓜果之供像扶而人寺而安馬時青天赤日所無賊雲至
中悍息海東頭黑一點如大錢狀占西而東瞬息間如車蓋乃雲也
隨近隨集不頃刻間已傳覆矣無暴風雷電之作又頃之大雨如撒
菽街中潦水盈尺至酉時始霽人心感悅陳諱之聲載于道路此予
親見者也感而遂通之理實而徐公有以教之之
張朝奉仍常見永州何仙姑得藥餅之人疑其以此而得

張路公嘗一日至武夷凡所歷志如舊其心竊怪之佳至一石窠見道
人生化其中形體如生因悟其為前身物矣而遂致白跡為蛇卷云
元朝嘗遣使祀河濱時 郝張噴于後者實從行直至崑崙頂上有海
眼二一眼東流一眼西流後轉于東若海眼水大則河水亦大水小
則河水亦小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並梅子真隱
庵石洞仙井丹灶藥爐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別伐會稽禹祠之梁
上則為它山根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雷
飛入鏡湖與龍鬪又見梁上水淋漓濕蘚深滿馬始駭異之乃以鐵
索鎖于柱它山樁之梁長三文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
刀墜候傷之出血不其今禹廟以它梅樹代之不斷不朽存故事身
非舊物也

崇寧一大井以片石開二竅累其上二竅汲以造橋一竅汲以為梁若

易竅汲之皆不能成用此理何耶

相傳扁鵲墓上土可療病禱而求之或汗小丸如藥

姑蘇橫濱法領密潘二處所產菴大如拳七八枚可一斤它菴美及余

從祖元克用在陸蘇南左時嘗以惠士人焦味道焦善貴因作採菴

圖以角之

退之羅池廟碑菴子丹分菴葉菴焦子花如菴黃紫紅色子如肥皂一

故生數十枚皮綠肉厚黃色食之如柿味極香美勝瓜

洪武己亥年進使發卒修城時山陰天樂瀛湖塘極得一物頗小兒

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由芝也食之延年

南交有時八樹如稚木葉鮮紅頗霜後楓實可為油土人資之

波羅密樹如荔枝樹左大皮厚葉圓有橫紋小枝附樹身而生一枝會

數實花蕊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頗佛首螺髻之狀曰若蜂

房近于處可食其熟瓜無異而風物過之于如肥皂核大亦可煑食

味似真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湖有一種魚鏡首無鱗有骨若掠箭然味似河豚名載鴨魚

又有小果色紅可愛味酸名產鄧子

安南有桃綠色味苦澁名冬桃

茨俗名雞頭一名雞粟

甘州大者如梓土人以祭屋脊友唐惠士西廷親見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區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窠若床榻之狀

以北牝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祭冬各為小窠別

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中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窺入穴藉

盂醜句所謂祀氣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雞地雞形極小人別養之

能入其穴則即黃鼠鼠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恒為玉食之獻置

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李度璋五代時人造墨極佳秦少遊昆無敵家多有之

玉面怪謂之風，正食山果而赤，風通於者，其味福壽，化能宜，皆食尤佳。

蟬與石，皆海錯之佳者。

宋朝時姑蘇進腹紙，有佳者，蹄曰蕪葉。

又仙山西國，似仙果，又有如樹，其依衣，亦名火仙，可以加合，皆香，曉之。

能聚其烟，青白不嫩。

映山紅一名海頰，一名杜鵑花，唐人呼為山石榴花，莊陶開杜鵑詩云：

山榴一夜，枝紅是也。又存群玉山榴詩云：洞中春氣蒙籠，唯尚有

紅英千樹繁，可憐共水錦，步障羞敵石崇金。谷園莊陶又有數靈鷲

寺山榴詩云：水蝶岩蜂俱不知，露紅凝乾數千枝。山深春晚無人賞，

即是杜鵑催落時。

大德七年西域貢千里馬，其食肉，每日必以羊肉酥油沙糖胡椒和

飯，練之，此道承旨松雪親於杭州館中見之，嘗為圖其神駿，而題其

上云

黃松溪題高麗五明馬詩

受田家第大官

之羊五味

趙澤民先生為予言為山西康使時，畜一犬名桃花，其獲有客，其即呼

名喚之，語家人先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麀鹿，雉兔之類，無

虛任先生深愛之，叱婦其術，指揮某固索之，先生每語及深，為悅，惜

獨依起于五代時，民苦於兵往，因親疾，割股，或既喪，而割孔廉，其以

引免州，蘇賦，律尸部，歲給，賜符，不可論，墨而，探州，縣出，依，歸為，獨，依

公，權主，藏，豎，海，關，龍，安，所，瑛，唯，筆，硯，因，書，為，白，扁，鋪，之，常，研，硯，以，香，州

石末為第一，言墨易於涸，涸州，黑硯，吹之。

蜀有蚊大而黑者，夜藏畫出，噴膚，或瘡，主人忌之，名滿，涸，承一名沙末

牙

松雪前在英宗朝，御園預賞菊，乞中，桂，第，中，桂，黃，白，粉，紅，三色，次年花

美

或謂情身常公吾甲吾可得三本都勝皆曰自是人曰曰黃都勝白
都勝林紅都勝固前篇本效藝以傳得直甚修撰荀譜已有所勝之
名

樹衣金華山中多有之僧家以為蔬味極美實休詩云僧採樹衣臨絕
擊指此也

蘇州僧言明言彼澤州有蚊于州結實則有出生其中久之出生翼且
成蚊則實非越中亦有之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屢惟三月三日淘畫乃出名海有西明任

松卿嘗有詩云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窈秋風初細出蒼上思自

漢猶抱明月出東眉至今生怕秋風而三月三日傳一見對人搖動
不如毒可入五雲清若殿

或以蔓菁為蘆蘆非也東坡有蔓菁蘆蘆詩云自煮花蔓菁又云中
有蘆蘆根尚含曉露清則非一物信矣

茶之上者有法溪北苑之名蓋二地皆出名茶

為似鳳而小出西蜀即俗所謂倒掛子東坡梅花詞倒掛綠毛

鳳么小也

紫筭茶名有兩處湖州有顧渚之紫筭常州有義興之紫筭

謂之漫坡待東海取是漫 鼓亦用漫字作觀俗字也

木自生曰槽

予少年時喜飲塘紅酒味香兼美乃知長吉小槽酒滴真珠紅唐人已

知之也的語陽秋記閩廣間所釀其色殆如燕脂

之酒曰登筭紫黃州有之

蒼身神農本州一名胡菓一名地葵一名卷身

湖州多蛟而豹御尤毒

琴材以孫枝為貴凡木皆幹實而未產惟桐反是

白蘭酒名非酒器也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創白蘭善釀酒或暑曝之

日中盤旬不壞固以得免又永熙中青州刺史元統嘗賣酒之著路
途初盜飲之即時昏視擒因名禽奸酒進快語曰不畏強弓拔刃惟
畏白簡本郡

東坡有雷琴甚奇古玉潤道人嘗問於雅學嘗呼使彈之
泥滑、竹維也蜀人謂之鵝頭鵝在處有之泥滑、以其白呼之聲而
夕之也、遷書問覽謂白爐開其聲化為水

牛尾徑洪州多有之曰甚美、

子魚出閩中味最美避書問覽蒲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
應侯廟、前有港、之魚最佳令人不求其大可各印者謂之通印
子魚又而陽標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
死者皆以印封之

一罾中陳季常嘗以惠東坡、有詩謝云半升佳釀洲明酒二寸修容
子夏秋疑印古細振也

周禮嘗以石捍志東坡乃烹茶器也坡詩而賦云蟹眼翻波湯已作龍
頭拒火柄猶寒蓋新壺少茶初熟水清雲蒸蔚未乾作能

領中唐製也為項以秋汗者 有白布長衫紫領中之句又玉貞白

寄鄭谷詩云大風重燒布冰參獨蟹絲直頸天下手裁作領中提

白帽隱者之服管寧不應州縣之辟故常著白帽老杜亦云嘗念著白
帽采薇青雲端南史和帝化百姓皆著高冠白沙帽

魏初有恰之製狀如弁缺四角魏志注云太祖擬古皮弁裁犄角以為
俗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師非為國容字亦作帽若洽切

東坡平日亦愛奇石所蓄數種○一種文登閣下石壁千丈為海浪所
戰時有碎裂洶流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其地為彈子浦公取數
百枚以養石菖蒲嘗作詩以遺垂慈堂老人○一種新安江上得石
似玉無多紅黃白色其紋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齊安小兒浴于
江時有得之者破以餅餅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八枚作怪石供以

供佛神。一種文登海上白石如芙蓉可采為枕嘗以遺梅
之子。明清云類子蘇為江夏就不少揮扇白字題曰一種仇他石
物州程德福自後而解運嘗以遺坡一係色圖出進進有穴建于嘗
其一正白可鑿蓋布代磁也。坡以高麗大銅金貯之以登州碑于湖
碑石如玉者附其足清水以為既。一種雲浪石志林雲浪石銘云
今在山中得石其質白章如孫位字知微所畫水有跳波濺沫之狀
因名之曰雲浪石。一種壺中九華者湖口人李正臣蓄吳石九華
玲瓏宛若惠慳然坡以白金買之與仇池石為偶名之為壺中
九華坡南遷未暇後八年渡過湖口已為好事者持去因賦詩曰解
所謂尤物已隨清夢斷真形獨在畫圖中者也。又有石芝沉香石皆
有賦咏可謂酷愛者矣予性他無所嗜好惟奇石見之不能舍去是
以特備錄之第恨予生不得與公並世不得從公一寓目焉
程德福嘗云東坡以海中拍石

永興相湖出草菜三月盡主人來賣極美按齊民要術吳之菜草為第
一。四月草生而無葉名堆尾草第一肥美葉舒長名絲草至秋則無
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草菜鱸魚鱸不知何也杜少陵
亦有吳煮秋絲滑之句想吳中及他處如此

龍涎可製香錢唐箭橋呂玉者其先本西域人家資鉅萬嘗于舶上得
龍涎一甕藏于家其價不貲洪武初以沒入省還家西壁立獨此甕
尚存得之曰尚不貧也或問龍涎何由得按延年誌云苦竹潭在尤
夷縣西四十里潭有五龍人常見之有漁者持舟潭上龍吐涎沫
舟膠不能進自辰至午涎沫漸清遂獲免焉

杭州國經六和塔在龍山月輪峯開寶三年智果禪師始建

其地造寺。後池有魚如金色遊人投餅餌果出不食後入東坡謂
此魚自珍貴久矣

張君房為錢唐令宿月輪山望桂于松。如烟露回波成穗或陸如事

半于黃白紅間吐之無味

詩人用靈草字蓋靈草之角難見其妙則鳴太公使南宮適且黃渠清
駭難辱獻商討又抱朴子通天草有一理如條者以或米置屏中
雖欲啄米空輒驚却故南人名曰難辱也又自陽謀祖云屏角通
者其理有倒神正神得此神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條
或者中斷不通故謂斯謂牙為白脂屏為黑脂也

燕田水族嗜之今釣魚聚地其田多以燕田

苦寒本州蜂米黃連為之

河南龍門伊水中有石橋

鞋紅牡丹名彭州多此花

五臺山有草葉名長松六仙師昔有意大風骨有吳僧教服此州而愈
詳見 天竺詩

豫章林木最難長初生時深于草葉未易辨識故淮南子曰豫章生七

年而可知也

紫松花見彼志曹仲錫詩注列身子固云齊地寒甚夜氣如霧散于木
上旦起視之如雪日出飄滿庭皆尤為可愛齊人謂之霜松紫松花
即此花也

朱砂林按本草圖經丹砂辰州者最勝生深山石崖間土人采之穴地
數寸丈始見苗乃白耳謂之朱砂林砂生石上若箭簇紫點錢而光
明莹徹者真辰砂也

漢世出波斯國膏香在木心中

龍胆香出波利國有婆律樹高八九丈瘦者出龍胆香肥者出婆律香

又本州波律香出波律國與龍胆同生一樹

黃陸一木五香根檳榔節沉香花難香紫蘆香陽黃陸

甲香、螺麝也龍髮香活翁所謂寶螺香脫麝也

錦被花一名錦團兒花如月桂而小粉紅色或微黃色葉亦相類而有

刺枝打鐵長高丈餘柱，作架承之一名，餅被德韓詩有詩云：不帶
雲屏向曉傳錦傘，春曉尚成堆。青紅若解如人意，陸取東君莫放回。
雲龍山人張天儀定升水極其故，故與開道君家好，升水歸軒乞汗滿。
瓶四

柯山海棠者，柯山四望直而高，丘也。故亦名柯，其東西隔海棠一林，甚
茂。故云柯立海棠也。黃州東坡圖

松葉松枝上黃粉，山人及時拂取作湯煎之。本年因任

紫藤有三種，有水藤，有紫藤，有做藤。三者各并水蘊，一名蘿蕪。本草
佛桑其花片重，教赤淨紫，如桑花五六出，大如蜀葵，有莖一條長如花

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照，凝為琥珀，則生蕊，落故謂之消。注露紫端，
吃空江佛桑是也。

堂側有臘脂藤，生清美，大顯華茂。坡詩有堂前有藤菜，似可飲菁菜。

坡次韵劉景文上元詩云：飛燈直明滅，激水相吞吐。謂水燈也。

定州蕭春用蘇州來坡次韵元日詩云：吾國舊供雲，澤米是也。

托柳木，廣而方，有之，可為柱杖。其株微項而後有葉，又液即句，可有托
柳木，可為起柱。云托柳木，外皮有毛，似棕櫚而生，其不剛利，木中有

屑如麩，可食。皮繁美，詩清瑣淨，凌梳柳麩。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按吳越錄地，里志交北，安定

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蚕之綿，可作布。

刺刺花，亦唐人所咏。按海物異名記，刺刺其花，丹其枝，幹有刺，花附幹
而生，其葉如桐，其側數如掌形，若金鳳。

白乾馬呂國多刺木，有草實如籃，中絲如細髮，名為白乾。國人所織以
為布。

抱朴子內篇云：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于中，以水合煮之，立熱
如芋可食，以當飯。

張茂卿好事其家西園有一株四圍拉奇花身才比地常掛牡丹于林
樹之妙花或開時是賓客推捧此也

含笑花北地所無有大含笑小含笑之名花若莖葉未開時故名之曰

含笑

事有非素所清而設為之者詩云不是脚履詩所謂欲帶非其脚使此
也。

免背上刺這七語詩也

度時德語也如左傳有夷之有山鞠窮才之類是也又唐書許紹傳

紹曾孫欽明為梁州都督為突厥所執與偕至靈州使之降欽明至

城下呼曰我之食有美樂才自梁來才并乞靈一故而城中無寤其

度時者邊見害

至正中措帶不行呼為鏡不烟時湘江者臺官呂商誥者問之曰鏡不

烟者久煮也蓋煮與主同故云測問方言此物之故者謂之屢不烟

元來有人被行山送問愚少意所負以措錘也夢般之視模中特

措食身大悔之乃有措食曰的、就令尔依被似鈔角問我何處

俾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尔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

的、人想官不知主名呂商誥者問之曰五色雲來烟也采烟新昌

山名杓子少柄蓋也蓋于姓也家令隸人往其處蹤跡之久而不得

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鎮肆柳髮見一人對門置餅鼓其棹作的、

之聲乃揚言曰某山中初負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捕也現其人

不恨色次日閉門不賣餅菜竟捕之果服其事

杭州人好為德語如以物不坐敬者為憨大以暗換易為糊包兒以麓

蠢為民頓以鼓人為杓子斃子之類又呼怪番人為何刺使蓋何刺

使本以浪費錢物得名今以呼怪者特及其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繁地前為白樂天亦李赤之類是皆可笑又

有富家子杜四即自稱杜荀鴨以此杜荀如此又可笑之尤者

陳君佐維揚人能醫善清補洪武間事

出入禁中上嘗呼之不名

一日上問朕似前代何君上佐對曰陛下酷似神農上曰朕聞神農

牛食何可以言之對曰陛下不似神農如何能嘗百草蓋

天下未定時出軍與士卒嘗草根而食上亦同其甘苦故云尔上
大笑

越守李來以利印侍郎呂入京士輩咸謂送呂用臣善清補時蝗多方

息呂曰某有五樂明天子在上上樂也浙西田已種二樂也蝗多已

消三樂也而晴時若四樂也善 饑死五樂也聞者大笑時四州

之水六月始種田越中米貴民多菜色逃之

白野森公守越時以善古篆求題廟者外無聞人至某亦乞 顏公大

書問齊二字與之聞者謝曰謝承德管只脫不去王門耳公亦大笑

又值人某侍公乞請題其居公寓仁學齋并之蓋梳櫛常立人後故

云

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未有新言之者或作有墳前仲與翁之語好事

者因續其句以戲之云翁仲何嘗作仲翁諸書端的欠夫功想君非

入林翰院題向通州作判通

壽南山留西湖諸寺蕭然音需聲者本逾迦僧歲餘走齋至西湖壽師

題壁云兩片銅皮是本行暫來詩寺東遊方

只待秋風起依舊

還卿吃光

嘗有人作十七字詩送一半好者云花下把離觴送君還遠卿而人齊

下泪三行子與唐愚士遊泚民王博之陳文玉及高氏兄弟凡九人

遊朱陵峯宿僧舍亭與愚士一榻泚民老以一童子陪宿文玉寺每

兩人若一榻獨博之過疎而僻因現像設朱蓮象殿以榻小不納于

以泚民榻可卧三人姑容之博之入与童子手中造不定于戲謂曰

訪有之三人共一床獨自在中央愚士忽應聲續之曰忽然換箇去

老矣四榻哄然浮枯初史高之表父經營此後里巷為十七字誰識

查

之曰光祖做提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服據例是于七字詩其末尚矣

滑稽亦有解于人事如東方朔殺乳母優孟滑稽救之子之類宋高宗時舉人潘能化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而士人相與各問其年一曰甲子年一甲而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俱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優人曰甲子餅子皆生與能化不熟者同罪身上大味物原奉人九年保公嘗附史人身更人輕之衆方食海蟾戲公索詩公應聲曰海味何曾數着君也直 入牙門于呼為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骨

解

惡僧畏客祇宿恒托言有物則夜驚双葉以胡椒末細菜口中則其聲如鬼或以石灰此不可不究而氣喘者或隨其計故筆于此以破其惑

近書坊刊書惟拉裂為之予見大字正文章脫後改正却以脫句為之

章末伴童子習讀漫不知解又有四書板以質作只以義作以云掌風教者當知天下同文之意可不加省邪

隋薛道衡每撰文必使空齋踞壁而卧聞戶外人便怒其況思如此

元有女道士薛髮冠鄭衆之嘗師之

劉伶酒德頌東坡甚稱之有云為文不在多一項了伯倫

長桑君以藥授扁鵲以上池水煮飲三十日當知物與東坡次舍人病

起詩云他勝倉公飲上池誤也

一應身助于顏延年遂阮咸而屢為不入官一應乃出守本是魔斥之義而杜牧之乃曰欲把一麾江海去乃跌身幾人因之卒不能重繼東坡一麾江海意方賢用杜牧意也

李秀才名頌善畫嘗以画寄東坡與唐詩人偶同名身

集字記載西施一姓也有東施家西施家之鄰山谷詩云世有弄心學取笑如東施是也而東坡乃曰七年一刺鵝黃去應託僕家舊姓西

道次公序材謂豈偶不契勸耶

虞卿卷

得似新宮蔡少霞接東坡遊羅浮山

詩注唐有夢言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主所撰其畧曰良常西麓
原潭東池新宮宏上崇軒楹上無蔡少霞字別引蔡少霞夢人遺書
碑畧曰昔公老魚車余履瑞雲獨空仰望倚終輪固其末題云五宮
書閭吏蔡少霞書與新宮無干豈豈邵菴別有據耶

范蠡歸五湖而以西施自隨載籍無所見蓋起于杜牧之也牧作杜秋
娘詩云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而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
姑蘇一舸隨鴟夷杜牧之所言不知何據至東坡戲書吳江三賢函
像云却道姑蘇有麋鹿更慎夫子得西施指范蠡也公豈附會牧之
者豈自有據耶今俱存之以俟博洽者云

灞橋雪自是鄭榮事今人或以為孟浩然誤也或問蔡詩思曰詩思在
灞橋雪中雖于上浩然惟有赴京途中過雪詩云迢迢秦京道蒼茫

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遍山川落雁鳴沙渚候鳥噪野日容愁空
行立不見有人烟而心於灞橋無干涉

詩七月剝冬剝暑卜反掌也剝落而取之也至介甫新徑乃謂剝其皮
而進之也

阿漚堆在屬也明皇御玉笛來其聲翻為曲張祐詩云至今風俗臘山
下村並風俗猶吹阿漚堆是也一作阿漚堆東坡二出詩君不見阿漚堆

今人以遠田者會飲為洗泥被塵之象也
印字維摩詰言若能如是坐者佛可印可

詩人一到當以玉榻具對金僕姑按鳥不疑冠進賢官帶榻具刺座的
曰榻具木標首之刺者灼曰方長劍以玉作虎盧形刻木作山形如

蓮花未數時今天劍木首其狀似此金僕姑箭名也
楊雄反離云因江澤而注記金飲吊楚之湘纍李奇曰諸不以死罪死

曰纍原死湘水故曰湘纍

臺史謂御史立處為班心被次物張舟氏自御史出伴神州自突有班
心突兀見長身之句

玉食字雜出書惟辟玉食然前漢陳咸奏修玉食顏師古曰美食如玉
也故東坡有旅食久不堅之語又晉王濟傳清展服玉食然則上下
可通言之

三吏考謂明堂靈臺辟雍也

王敦上疏言劉隗以黃散為參軍晉親以來未有此也黃散謂黃門與
散騎也如給舍之類陳書高宗謂蔡凝曰我欲用義興王齊鏡肅為
黃門即御史何如凝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察之

九鼓琴曲終別彈它相謂之一再行司馬相如傳臨邛令進琴于相如
為鼓一再行顏師古曰行謂曲引也故坡籍田詩云琴裡思歸曲因
君一再行出此

太歲守心董年之兆孝經約命訣曰歲星守心年穀登

後漢趙一詩伊優 堂上執轡倚門進 孟高抗倖直之說

天子之朝有三曰治朝曰外朝曰典朝皇帝多御燕朝即所謂內朝者
也

古稱貴人之子身常識其父者則呼為即君故著鎮之子曰即曰如李
義山與令狐綯詩即君官貴施行馬者是也

詩人常用過家字出後漢李彭傳有詔過家上冢
楚城小西人呼楊表肩為楚東坡嘗食夜荅數字書云作題者同稜也
宮詞字分用則陸士衡文賦為分類繁絕數合而用之則劉勰
當四行云蒼一雨後蒼頡如雲發是也

古人交遊莫逆願臨子敦侯偉人之博學有器局身極肥元祐中有顧
屠之錡尹京時嘗集慈孝寺子敦做深東坡嘗大言其兩僥凡曰顧
屠曰紫又擲三十金于紫子敦驚覺被曰且片報四而奉反送子敦
奉使詩有磨刀向猪羊醜酒令隣里之語曾舍屠家意以戲之顧亦

不以為忤及彼乞留傾臨狀乃示方今二臣臨御有正紀綱如諸等
當正當置之左右以補闕遺此不以狎昵廢正議也

么麼實不長曰么何小曰麼通俗文

錄傳俗作六么若庚引此錄曰唐兗峯辨朝日詞錄傳注云錄傳即
錄要之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為名誤言錄傳耳

蕭台之蕭俗作鑄

以朴初為兗蓋古木蘭詩有雄兔足朴朔雌兔眼迷離之語而然也又
有為朴柱者始于東坡遊徑山詩

倚棹之棹者深也故於水上盤潔之也見唐如風俗通

上塔吟曲名也辭義不可曉而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擇
水徑注者塔傍縣有塔水傍有白馬塞蓋遠為新城守令之而歌曰

三三呼為上塔吟也塔水蓋入汚者也

車過腹肩事曹操感大計玄知已及後徑過玄墓自為祭文曰承從容

誓約之言但從之後終有徑而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時車過三

腹痛也然此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為好胡肯為此詞哉

永嘉榮允卿云嘗聞高家老儒言曰卿氏有噴頓端居不嫁其節甚高

彼有再現却園留題詩故有曲收形管却都之句蓋美之也

宣觀五御筵賜酒之語惟東坡集凡三見之其如王香卿留伴高麗云
宣觀不辭金盃側又和蔣穎叔臨門觀燈云十分宣勸思難勝又次

物王仲至喜雪御筵云宣勸不多心自醉

張竹雨前垂亭詩云連長雨祀舍土膏土膏字出國語土膏其動是也
又東方朔諫起上林書云豐鎬之間踰為土膏今規以為苑

土草之草本音 坡翁每與魚字同押

王介甫執拗務舉所撰新經字說往上下皆不近理如容問霸字何以從
西介甫曰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從而不從而介
甫數隨口曰如時而化之身如三徑義頌于寧官數年後又自列其

澤是者亦情易去如用官言實中身利公言其順德不知牛有耳而無靈木以鼻頭詩云誰謂最無耳不知鼠實有耳有人引一牛與到公解之又有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孫公按圖

果買漢赤火宮未開果惡災類師古曰果惡連開曲闕也以覆重刻垣墉之乘其形果惡然一曰屏也擇名果惡之言臣特請事於此漢思如物古

庚申春予在錢塘一日生日者林方遠非律通方仲勉至遷謂林曰昨見張光弼詩有施行馬之語大以為怪二人識讀之不置予正色曰施行馬句有出處先生一代詩匠豈杜撰者邪予因舉唐李商隱所君官貴施行馬及鮑防紫門豈斷施行馬之句二人歎服服行馬控柅也俗士無學信口譏評前輩小子當以為戒故特記之
舜陶于河濱器不若窰器不中也祝文活齋也息夫躬傳器用豈惡節展曰擊不擊字也

老農語曰蝗生于道而入地經大雪則入地愈深坡雪後言北臺壁云道埋入地應千人又如田園傳事云螟蛉無遺種是使此也

顏氏家訓曰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諺自陳癡死乃成颺陳元帝答曰颺昇涼風故非土木

唐時尼着白衣冷齋夜話則天長壽三年詔 應天下尼當用細白練為衣

樂天之妹有樊素小蠻所謂枝柳者即樊素也以其善唱楊柳枝人因以曲名之耳非別是一人也

韓休書集若言收杖于兩手間也
簪導字出隋書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于髮也導所以導髮使入

中脚之裏也意導即所謂神者是也

軟脚之說起于唐玄宗幸諸楊第出有踣曰蹠蹠反有言曰軟脚又郭子儀自同州時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三百千

燕李生將不獨燕武李俊也唐燕味道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章與燕香
李嶠同知制誥時皆歸燕李又燕頤李義對掌文書明皇謂頤曰前
朝有李嶠燕味道今有卿及李義六世不乏人

世謂有後助為有氣力唐人已有此語朝野食載云崔從為吏部侍郎
掌銓衡有選人白洪曰某能趨閣員未從笑曰若此何不求選兵部
答曰外議謂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選趨閣武后時置武舉有此

科

詩社字古人少用之如歐陽文忠云唱高誰敢提詩社梅堯云州色暗
建詩社志東坡云詩社何妨載酒從

別景文名李孫平之次子也與東坡友善慷慨奇士死之日家無一錢
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景文美聲謂之梅翁

趙景貺以詩求東坡作東齋詩免坡聞都有寄景貺酒者因戲和其物
求分一壺作潤筆云王孫天麒麟眸子與而激囊空常念富屋陋人

更休我老古益放落筆坐爭製欲求東齋銘魯飲西湖畫長瓶公未
到小硯乾欲製不似得于乾一石要燭滅

潤筆字起于隋鄭譯為隆州刺史召還賜燕醴泉宮後與中園公上柱
國上舍內史李德林立作呂書高穎謂譯戲曰筆乾譯曰出為方岳
杖策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鮮于子駿開州人司馬溫公嘗謂蘇子瞻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因甚
且令往彼時青齋歲報令子駿賦之也

王希明纂天文圖有丹元子步天歌一卷傳于世蓋星曆之學也
陽竹先嘗以梁貞白先生所述登真隱訣借東坡以有詩示新年得并
書西郭有逐民指行先也

坡和猶子進贈孫志舉云我家六男子朴學非時新請道迨迨迨迨迨
也

劉器之名安世終于端文閣待制學者稱曰元誠先生自言嘗夢飛身

典坐床嘗起空中故東坡有詩云橫空初不矜鳴鶯但覺胡床步
高又先生渡海北還以三更發廣州晚到迎角場又先生詩錄云某
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其南方地熱而酒性亦熱今嶺南烟瘴之地
更加以酒必致貧疾故某過嶺即合家斷酒雖合家斷酒福歷水土
惡的它人必死之地其合家十口皆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無一患
瘴者此其功也

東坡自言言三不如人謂飲酒唱歌奕棊也然却言射公有次韵于由
聞于善射詩一聯云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曉將解論文

丁公然嘗以蝴蝶送東坡以詩謝之落句云堪笑共興終太守一詩
換得兩尖圓惟願之勝夫雌蟹之勝團圓即其腹下脣也團者多膏
大而肥大而肥者為貴今詩云而夫團圓豈可說亦不多矣蓋珍之也
予平生嗜此故錄之

杜牧之嘗為紫薇舍人呼為杜紫薇其獨酌詩云獨携一壺遊秋亮太

山小故東坡有紫薇堂之句

歐陽文忠公貌類逸之貌秦末耕稼錄載晏公一日見婦愈画像語坐

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也知非愈後身也

吾人以卿為常以君為重故王子猶愛竹以此君呼之及文湖州善墨

竹東坡命為墨君裴子獻故事也又嘗作墨君堂記

東坡與弟子由友愛忘以不忍哲會現風雨對床之句可見矣又極相

推與坡嘗有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之句而子由亦嘗作坡像贊

云人曰吾兄我曰吾師

溪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入對青項門拜故謂之夕郎即今之給事中也
水廳祠部也世傳京師謂光祿為他卿街尉為叟卿鴻臚為睡卿司農
為走卿宗政為冷卿暖卿謂其管係寫供帳之類冷卿謂其管玉牒

兩玉牒宗室世譜也

蜀中太守無不画像者見世一卷送

東坡知頌時日與歐陽叔弼趙景貺陳履常相從而劉景文忽一馬而
價相訪不數日柳叔之亦過之一時賓客之感頃所未有然叔弼景
文或之不數日皆去劉景文遂卜居九江近甘棠湖

張耒產名諫自蜀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十年後開

後十年公亮于陳卦空傳後所留文字乃公画像自贊曰年則連象

崖剛不利地崖之名聊以自表德因辨耒崖公出范蜀公

嘉祐初東坡與子由寓典園浴室時晁美叔來訪謂坡曰吾從歐陽公

遊久矣公令我來與子由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須放他出一頭地

杜牧之齊安郡詩平生性足感雲夢宅南州郡治有睡芝齋此也

子由歸東軒長老東軒在筠州子由居官時所建

蕪子由一字同叔東坡還須畧報老同叔之語又元日立春云已外嘉

辰詩何同元日已卯子由本命

玉鉤斜桂苑荒涼李府虛通中自大梁移鎮淮海見郡容勝遊之地命

於我馬亭西逢玉鉤斜道葦亭名之曰賞心亭又路失玉鉤者此揚
州戲馬亭事也

坡翁有教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若隨坡而遷朝雲姓王氏錢唐人生一

子曰幹兒未暮而大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

栖祥寺東麓為亭名六如如有銘

唐天師著神仙可學論一卷坡侍弟四仙道

錢德僧思聰紙角善琴後舍琴而學詩後棄詩而學道其詩似結然而

加雄放安州僧仲殊敏捷立成而工妙絕人殊辟穀常啖蜜故坡目

之為琴聽蜜殊

東坡性好睡嘗有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字之句見宿臨安持土寺詩

東坡平日不飲茶食罷惟啜二口祇以淡茶漱口而已嘗有食罷茶

既未要深之句是也

仇池有九十九泉

宋制立春日翰林學士供詩帖于

寶華白跡噴噴翁又樂天白跡噴噴翁李林宗字直木嘗謂白為噴噴

翁山雲漢

陳後主嘗問楊帝麗華與蕭妃何如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文典可有四他謂詩一也楚詞二也草書三也画四也

文典可嘗為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養子
來今作詩其側与可既没之年子始學有詩鳴學革聖餘乘入竹
三味及來世知珍之會賞獨于最等語又与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
子瞻一見識吾妙處歸來子罷補之云文同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
文學名

孔安州

東坡常和其五絕句一曰邱家留題二曰春步西園見寄

三曰東欄梨花四曰和流栢

上學書山詩五曰堂後白牡丹也

其牡丹詩云何似後堂冰玉潔遊蜂非意不相干蓋孔頗善聲妓而

容無見者故云

司馬文正獨樂園在洛中公於國子監側得營地創為此園元成劉先
生語錄云
荀性傲霜崇寧間劉

凡三十有五

蒙始与宗人劉元孫伯紹者相与訂論為詩

徐州黃鶴樓坡守徐時撤即應事所蓋也廢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
可矣

文典可在洋州有園池三十所曰湖橋曰橫湖曰書軒曰肥池曰竹陽

曰荻浦曰蓼嶼曰望雲樓曰天漢臺曰待月堂曰桑榭曰漢水漢水名切

泉亭曰吏隱亭曰霜筠亭曰無言亭曰露香亭曰涵虛亭曰溪光亭

曰過溪亭曰披錦亭曰猗亭曰菡萏亭曰茶蘼洞曰篔簹谷曰寒崖

港曰野人廬曰北君卷曰金橙渠曰南園曰北園

余性雅不善地理家餘姚僧文鑿者嘗為某人治其母氏墓旬間得善
地美以纖紆縵二端米二十斛酬之蓋未四月而某人生事被報籍

其案可惡也余一日過楊巡視父子偶論及此楊曰教身非鑿通也
余曰鑿術純樸固不足道術苟精矣地苟美矣數至亦不可克信之
何莫楊父子無持楊之帝樓后及壽藏志用其術不十年楊之資產
亦沒入寡弱幾不能存或曰鑿蓋射利者尔地形不合其法則鑿地
為地春土為圃以成其說此又與彼術論客土者戾矣世俗不察往
日泥此以徵福何哉此條有本在張澍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
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
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此條舊本在周
文公之又喜學王荆公言其友鄧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通于河路學文
于元祐學書于荆公為不可耽
北方地椒貼地食葉小味微辛土人以煮羊肉極香其
全蓮花似蓮而小色黃如金六七月開

槍竿嶺多為深苗土人樹以為蔬
刺竹叢生根盤枝密幹多刺芒銳如棘
荊州羅陽縣有布苗材土人呼泉為布
而江無船以大木剗其中可受數人謂之艇
至正兵燹後吾家園篋一空予從祖兄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
荀七卷予嘗就現馬某欲惠予以其口許而學校中不忍取後為他
人所匿及現張嶺復却虛家即需賣其家藏至內史借船借黃太史
不受宋元壽之子吉長所惠間右相校書因仁者處心古今一律近
世持玩好之物賤人者貪息之輩一日而觀觀之心萌焉力者挾以
贖巧者鈎以計是皆綠林之徒也歎
福衛善極漁陽穆音 切李恕文惟中周于嘉九日分韵与善字同

唐園徑費文禱金仙為黃鶴送憇于此張南軒云黃鶴棲以山得名也

而唐固任何謂怪說謂文禱仙去駕來然于此間伯珪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記所謂駕鶴之省乃尚叔信非文禱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專事者妄為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益緣增飾之據傍有石照齋不知何妻男子 詩憲間述相傳問此仙人品洞省所書也文人才去又為之夸大其事而燕于時亦載愚當世之說吁世亦寧有是理哉

東坡黃鶴樓詩結句云願君與考然不然此語可信西公傳指文禱過也

朱文公題曹孫惟予少時曾學此表劉共又方學顏書危脯帖予以字畫古今謂之共又謂予我何學者唐之忠臣公所書者漢之繁振耳時予哩然無以應今現此謂天道福淫不中厥命蓋有感劉共又之言云

臨安有石鏡山高三十六丈唐地山之東峯有石鏡徑二尺七寸其光

太守樂宇記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布衣時嘗照此鏡一照而鋒戰故坡有誰知山石頭識世希世焉然陰氣逼此起猶鋒戰者謂之也

書靈雪錄後

右靈雪錄吾鄉西江先生所著也惟先生博學工文詩教授鄉里不干仕進平生所著有高陽稿詩律及斯錄凡若干卷藏于家比沒而高陽稿間見于

聖朝文纂越山鍾秀集明詩選粹行世已久詩律舊與其友唐士溥先生文斷並傳近好事者既取文斷板行而詩律星行及之矣獨斯錄未克行世蓋記幼從其嗣子半齋先生時常出示斯錄以資考閱而先伯父布政府君夙嘗語誼吾師平日有見報筆以成斯錄其考據精紀載最論議正小子其恒手弗釋所詳傳究他籍謹謹識之不忘惜今其本累勝存訛頃方自其嗣孫岳求得可流本校正之爰出俾同寅美余憲原明規之曰斯錄于學者良有裨也而鄉人汝寧守錢大用亦謂斯錄蓋夙慕而今始獲睹因相與謀擬梓以興四方共之先生名慎字孟熙其先維揚世家以能官江浙至先生始占籍越之

山陰其家有西江草堂人因稱為西江先生云
成化甲辰春仲月吉後學金增胡謹書

維陽鍾先生孟以儒業鳴世著述甚多而案雪錄迺其一也
斯錄吾同寅胡到憲廷慎雖嘗刻諸梓慮多遺闕外訛尚未傳
布既遷東原大叅遂獲善本重加註訂正并予補刻成書用廣
傳布以畢厥志云

弘治紀元孟冬望日東陵張文昭識

